

現代女性

陶菊隱 編譯

陶菊隱編譯

菊隱
叢譚

現代女性

中華書局印行

叢譚 菊隱
現代女性目錄

- 一 美國職業女子的不平鳴…………… 一—八
- 二 美國女子的三種職業…………… 九—一六
- 三 美國離婚及早婚問題…………… 一七—二一
- 四 英國婦女戰時工作…………… 二二—二六
- 五 半解放的法國女子…………… 二七—三四
- 六 解放後的蘇俄婦女…………… 三五—三八
- 七 德國婦人的重要職責…………… 三九—四三
- 八 鐵腕下的意大利女性…………… 四四—四六
- 九 日本職業女子的碰壁時代…………… 四七—四九
- 一〇 日本婦人團體全貌…………… 五〇—五三
- 一一 土耳其新女性…………… 五四—六二

- 一二 阿刺伯婚俗……………六三一—七二
- 一三 伊拉克女子服裝解放運動……………七三—七四
- 一四 兩個阿國的女人生活……………七五—七八
- 一五 南海中關於女人的奇俗……………七九—八五
- 一六 婦人作工問題……………八六—八九
- 一七 訓練女人的特種學校……………九〇—九一
- 一八 英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九二—九九
- 一九 英太后瑪麗的故事……………一〇〇—一〇四
- 二〇 四個馳名國際的女人……………一〇五—一一八

叢刊 現代女性

美國職業女子的不平鳴

美國是女權最發達的國家，社會上有尊重女子保護女子的習慣，家庭中以女主人為中心，丈夫對待妻子如同對待貴賓一樣，我國人見美國丈夫溫存體貼的態度幾疑美國人個個都是懼內的。可是這年頭，金元王國也受了「經濟恐慌」的災害，美國女子所處地位並不如一般人理想中之舒適尊貴了。

羅斯福總統所行「新政策」的骨幹為恢復工業、改良工業、減少失業三個要點。男子們對新政策毀譽參半，女子們却多半站在毀的方面。凡已婚及未婚女子以作工自謀生活者在羅斯福未登台以前老早就有了：一九三〇年美國男子從事於有利事業的雇員共有四千九百萬，女子共有一千一百萬，這個數目比一九二〇年增加一倍；一千一百萬女子中有三百萬是已婚婦女，這個數目比一九二〇年幾乎增加三倍。自經濟恐慌波及美國後，男子固受重大打擊，女子所受打擊比男子更重大，因為女子處在兩重壓榨之下，除了經濟衰落的打擊以外還要受男子的排斥。「尊重女權」是男子們的門面語，到了

爭飯吃的時候就不適用了。一般失業男子聚着討論救濟失業問題，不約而同的提出『排斥女子』的口號，尤其主張把已婚女子的職務奪過來給男子。州市政府和教育界都做了排斥女子的先鋒隊，工業依樣葫蘆，他們覺得經濟恐慌時代的各種職業應當屬於男子，他們以為男子要吃飯，女子却可以空着肚皮過日子。

一九三二年國會頒布一種經濟的決議案，其二百一十三條關於已婚者的地位說，『倘任何事業發生裁員問題，應先裁已婚者。』一個家庭裏的夫妻各人有一份工作，如遇裁員問題應當就這一夫妻中裁去一個，或者裁男的，或者裁女的。表面上看起來，這條法律沒有性的歧視，然而實際上被裁者多半是已婚女子。當日在國會中風頭最健的人物也就是現在新政策下的主要人物。很多人反對這條議案，有些已婚男子認為夫妻二人有同時作工之必要者都集合攏來包圍參議院，態度公正的參議員也覺得本條說不過去，願意出頭來運動打消，但是衆議院倔強異常，毫無通融之餘地，參議院為維持全案起見也不肯因噎廢食，不久便沒有人再提及這問題了。胡佛總統也主張取消這一條，他也是不肯牽一髮而動全身，馬馬虎虎在議案上簽了字。同時銓敘委員會也認為這一條與「任官維賢」的主旨相抵觸，後來想出一種折衷辦法，利用假期內不給工資藉以減少裁員事件。一九三三年三月羅斯福受任以

後，這項關於經濟的決議舊話重提，當中有好些條文被變更了的，也有好些條文仍然保留的，只是對於二百一十三條大家認爲無足輕重，沒人睬理它，惟有利害切己的女子知道求救男子是不中用的，都去走內線求救於羅斯福夫人和勞工部長佩金氏女士，這兩位同是女兒身，一致痛詆二百一十三條之不當，可是佩金氏無權過問，呈請總統親自裁決，總統又發交總檢察官覆議，一個推一個，推來推去，這一條最後竟成了鐵案，可見總統對於排斥已婚婦女的問題雖非發動者，至少也是同意者。

利用假期扣薪以求減少裁員的原則，總統並未製定一種普遍的規律頒行下來，有些不贊成已嫁女子取得職務的機關長官隨時可以上下其手，參軍處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照銓敘委員會所規定，參軍處職員每年應有十天假期，按名扣薪以後就和參軍處緊縮案相符合了，但是參軍處不願意枝枝節節的計日扣薪，祇用大筆一揮，把四十五位平均各人服務有十五年以上、辦事勤慎、有子女親戚需要撫養的女職員無緣無故的下令停職，她們不僅失却薪金的收入，而且以後並無要求起用的機會，她們領不到休養金，而她們在職時却都按期抽派過公積金（按月抽取薪額百分之幾以備分發休養金之用）。這種不公平、不合理的待遇據銓委會員司股解釋起來居然振振有詞，說『已婚婦女自有丈夫養活她們，用不着拋頭露面找飯吃。』

自從二百一十三條實行以後，有一千六百名已婚婦女無辜的受到免職處分，靠着她們謀衣食的附屬品共計有四千人。她們在職的時候往往購買一種按期付款的房產，以為祇要罷勉從公一輩子不會摔破飯碗的，不料晴空裏起了霹靂，因而不能繼續付款了。她們一點一滴的存款也都取完了，本身受經濟壓迫，同時附屬品無法生活，祇好求公家或私人賑濟。

二百一十三條對於社會上也發生嚴重影響。有好些乖覺不過的夫婦顧慮到不能同時作工的危險，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他們假作分居的模樣以求保全各人的職務，可是銓敍委員會比他們更乖覺，馬上頒布一條法令，意思是『你們掉鎗花是不中用的，一旦發覺，國法決不徇情。』經過一番嚴厲取締後，更有些鬼靈精要出一套新戲法來，表面上造作理由雙方氣忿忿鬧着離婚，離婚後暗中仍是一雙兩好的過着甜蜜的日子，銓委會再也沒有巧妙的方法取締他們了。又有好些已訂婚的男女爲了避免二一三條的限制，立刻解除婚約。也有些血氣方剛的青年在此情勢下祇有兩種選擇，一種是作工而不結婚，一種是結婚而不作工，魚與熊掌不可得兼，可是他們少一件也不行，於是於無辦法之中想出辦法，不經結婚手續而實行同居之愛，平白地革去了牧師們一筆財喜，還附帶發生一種社會罪惡，這就是節制生育和墮胎的問題了。這是上帝所不許可的，這年頭，上帝也弄得一籌莫展了。近來銓委會主席也說過這

麼一句話，『這條法律所損失的恰恰是不能擔負這種損失的窮人。』不用說，需要夫妻同時作工纔能够維持一家的生活，他們當然是最低級的工資，否則丈夫賺大錢做大官，難道老婆不會蹲在家裏享福？

另有一條法律規定工人的最低薪額，男子們覺得這條法律與憲法上「賦予人民以自由求業之權」一條相抵觸，並且這條法律的精神是不許工資低過水平線以下，用意未嘗不好，而結果適得其反，因為明文所謂最低的薪額同時也是最高的薪額，再也沒有增加的機會了，意謂雇主祇求與法律不相抵觸，決不肯過分提高工資；因此男工都反對這條法律，但是男工並未反對女工及童工的最低薪額。這樣看起來，不獨政府和雇主是排斥女子的，同時男工也是排斥女子的。女子到了這時候不能不說話了，她們說，『這條法律誠然不對，可是男女受同等的影響，何以你們祇替本身說話，却把女子撇開了呢？假使工人團體採取聯合的行動，應當代表全階級利益，而不是單獨代表男性的……』

羅斯福就任總統後頒布各業業規。當棉業業規製定時，紐漢卜廈州工人聯合會有歧視女子的動作，各種思想不同的女子都一致起來表示熱烈的反抗，因為復興處承認過劃一工資，劃一時間，男女工人同等待遇，不料工聯變更了成例，改爲男子每小時工資比成年女工及童工超過一角五分，總經理居然簽字畫諾。（按，美國各業規由政府製定頒布後曾發生若干波折，政府又發交各業自行復議，紐漢卜

廈州工聯會改訂如上條文。這次反抗的動作總統夫人很出力，特邀復興處主任約翰生將軍進白宮討論，畢竟元首夫人的能力加人一等，約翰生將軍居然宣布男女工薪一律平等了。這個原則後來在各種業規中都一體遵行了，可是後面附帶一條但書：『假使女子作工能力與男子相等時，可領取同一工資。』女子看了這但書又不由得杏眼圓睜，認爲男子在掉鎗花，與約翰生所應許的條件完全不符，而且明明予雇主們一個暗示，儘可假口女子的能力不充分任意核減女子的工薪，講到作工的能力是毫無標準的，說多說少一任雇主之自由。女子因此又力爭取消但書，但未發生效力。隨後又製定了若干顯明地排斥女子的業規，總統都簽了字，總統夫人不能事事過問，女子的劫運終於無可挽回。

中央政府的法律往往和州政府的法律互有出入，工團領袖又提出一種要求，『假使州政府所規定的女子最低薪額高於中央政府所規定時，應採用較高的薪額。』這一種說法也是不懷好意的：女子祇求與男子平等，不敢稍存非分之想，假使薪額定得太高，雇主更沒有雇用女子的機會了。還有一件事也是排斥女子的：上文所謂『女子作工能力與男子相等時可領取同一工資』這一條不適用於女子不能作工時（女子懷孕不能作工由於生理上不可抗的原因，不是本身怠工的原因）。總之，女子在復興處沒有占着重要的職務，而工人團體又處處祇替男工說話，所以女工備受不平等待遇。還有美國加

入國際勞工局這件問題是在國會將要閉會時隨便通過的，沒有經過縝密的討論，在這合同上充滿着歐洲歧視女子的守舊色彩。

在新政策之下，大家都覺得男工失業與窮困應當予以多方救濟，惟有女工則不然。中央辦理賑務時同樣的重男輕女。照這點看起來，女子本身也有錯誤：因為男子沒有飯吃的常常排隊領取公家的麵包，而且大吹大擂的宣傳他們的痛苦，女子却富於忍耐心，不肯拋頭露面。一九三三年三月美國有好幾百萬失業女工，內有很多二十一歲以下的妙齡女子，在全國飄流而無歸宿之地。中央政府婦女組主任曼麗安得生請求於復興計劃中保障女工地位，對於已婚女子尤應公平處理，許多服務社會的人士一致附和她的主張，但政府在八個月內毫無表現，直等到十一月白宮召集『女子需要』討論會，中央賑務處長霍蒲金纔承認「女子問題之重要不下於其他各團體的問題……政府已經有錢來救濟失業女子了，不過政府需要各方擬具推廣賑務的整個意見以便實行，從前不曾提到女子的問題政府表示歉意。」

麻賽州議員勞加斯鑒於公共工程處未籌畫到女子作工的問題，民衆工程處也不能替女工多造機會，所以主張在賑款中劃出百分之二十為救濟女工的計畫，這主張被賑務處採納了。自此以後擬具

了很多的救濟女工的計畫，可是政府沒有一貫的計畫在賑務上分配女子的工作，也沒有撥款來作為救濟女工的用途，結果是口惠而實不至，失業女子依然無所適從。從前根據女子沒有附屬人的原理，（認為女子可以靠丈夫，女子本身就是一種附屬人。）所以規定男工每天工資五元，女工每天工資三元，公共工程處的薪資表大概比民衆工程處每點鐘工資高一二角，但是公共工程處多半用男工，而民衆工程處則有多數女工。在救濟女工計畫之中也常常把男工的薪資加高，地位提高，責任較大，管理權歸之男工，女工常常痛心疾首的反對這件事，已婚女子和寡婦有撫養兒女之責的每小時祇有工資三角，而未娶童工每小時可得工資五角，其工作是相等的。據可靠調查，女工失業後不易再有得業的機會，而有業的女工又常被開除，內打外敲，女子有冤無處訴。到現在一百六十萬領取中央工賑的工人之中，女子祇占了十四萬二千人。

美國女子的三種職業

女新聞記者 新聞記者是無冕之王，那麼女新聞記者豈不成了無冕之后了嗎？我國的女新聞記者雖有亦不甚多，若在新聞事業極端發達的美國，足足有五千個『無冕之后』。這個數目或許令人咋舌；假使作一註解，却不算一回不了不得的事：美國各州間新聞紙及雜誌的總數誰能計算清楚？只有五千個女記者那能算多？

美國女記者的開山老祖——當然不便稱之為開山老婆——是距今七十年前南北戰爭開始時波士頓郵報的莎麗喬怡女士，她在十八歲便充該報雇員，雖無赫赫之功，却是『萬綠叢中一點紅』的一不啻新聞界一座『活招牌』。到十九世紀末期，報紙不單是注重政治，同時對『家庭』及『社交』都開了專欄，這些專欄材料都是娘兒們的拿手好戲，所以女記者便在這個時候陡然增加了。

最妙的莫過於美國的新聞界巨頭赫斯特：他揀選了貌美如花的女記者，打扮得妖妖嬈嬈，派往官場中打聽消息。不消說，男人是泥女人是水變的，泥碰泥會要碰碎，泥碰水會要融解的，所以男記者『徒喚奈何』的工作，女記者往往輕舒皓腕搶過來，從此會見總統一類的事情都派女記者出馬，幾乎成爲

她們的專門技術了。久而久之，女記者們插足於『政治新聞』的領域裏，風頭出得十足，男記者們反覺『自慚形穢』，他們提心吊膽地想着，『娘子軍手段高強，我們怕會有天然淘汰之一日吧？』

不僅政治新聞，便在經濟界及司法界，女記者同樣處於有利的地位，尤其是紐約幾家大新聞紙常常派遣環游世界的記者也成爲女記者逐漸發達的有力因素。一八九〇年，紐約『世界報』女記者勒里柏來於七十二天兩小時十一分完成了環游世界的旅程，那個時候沒有縮短距離的飛機，她走得如此之快，造成空前紀錄。這位無孔不入的女記者爲『深入虎穴』起見曾做過許多離奇的職業，如乞丐、娼妓、女傭、救世軍女隊員、工廠女工之類，並且乘過輕氣球，聞者爲之駭然；可惜墓木已拱，假使她活到今日，憑着她的勇氣，必作隻身探險南極的壯舉吧。

世界情聖溫莎公爵生平是最怕和記者碰頭的。尤其是做太子的時候他是獨身者，全世界記者們都想打聽他將要和誰結婚，以便搶得頭功。一九二三年他以皇太子資格到坎拿大來，美國新聞界得着『近水樓台』的機會，怎肯輕輕放過？他們一窩蜂似的團團包圍着，可是皇太子百般躲閃，縱然遇到了他們至多只談兩三句話，而這些話都是不着邊際的。

在魁北克一家旅舍中開着『歡迎英國皇太子』的夜會，說不盡的珠光寶氣，數不清的鬢影衣香。

座中有一位花枝招展的伊慕金斯丹勒女士得着一個機會和太子翩翻而舞，這樣的異數是不讓辛浦森夫人專美於後的。她一面舞蹈着，一面左一搭右一搭地和太子絮談着，漸漸談到太子的婚姻問題，太子着實回答了好幾句話。誰想第二天，每日新聞把這段談話一五一十地紀載出來，受到閱者盛大的歡迎；可是太子還睡在鼓裏，只當該報真具有千里眼順風耳，他想不到昨夜偕舞的佳侶便是報館裏特地派到坎拿大來刺探消息的女記者。

現在美國女記者所做的事情完全與男記者一樣；只是有一件，女人終是女人，其工作效力終有不及男子之處，這是女記者引爲苦悶的一個問題。

一九三七，二，二二。

空中女侍

『女招待』這名詞早已盛行於全世界，現在女招待的範圍竟擴充到雲裏霧裏，真個把娘兒們捧到天上去了。美國自航空網極度發展之後，可以搭載二三十位乘客的巨型機像流星般在都市上空飛來飛去，其第一要素爲飛行師，而第二要素便輪到女子的頭上。美國最初雇用空中女招待的時期是一九三〇年，那時只雇用了八名；到現在，四家航空公司共雇用二百七十名之多。有一位名叫利麗格蘭嘉的不幸於去年飛機失事時變做了首次犧牲的女招待。從此以後，空中女招待一職更爲世

人所注目，儼然是空中的女英雄一樣。

她們被錄用之初要經過嚴格的體格檢查，隨後經過嚴格的訓練，但還有一個最重要條件：服務時要常常掛着一副笑容，使旅客們感覺愉快。當然，笑是女人的魅力，同時也是女人們所不可缺少的本領。根據公司經理的經驗，旅客們遇到氣候惡劣時心身易感焦燥，假使有花枝招展的女郎湧現在眼前，那股無名的怒火便會自然地化歸烏有了。

空中女招待服務範圍極廣：旅客上機及下機時殷勤地招扶着，指點他們的座位，替旅客們司介紹之責，解釋地面風景，預備餐具，替小孩換尿布，喂牛奶，客人將要吸烟時趕忙地劃上一根火柴，客人神色不豫時很活潑地予以種種安慰。她們像是「空中精舍」的女主人，一切都要照顧到，這當然是一件吃重工作，所以收入比較優厚，現在 H. V. P. 公司西行線主任女招待媚爾女士每月有一百六十元工資。

航空公司所最引為煩悶的莫過於女招待結婚一事：她們結婚後馬上辭工不做，剛剛在空中訓練有素而且很有經驗的時候突然撒手而去，叫公司怎不失望？公司不僅無法限制女招待之結婚，反有促成她們加速結婚的機會：在飛機中充當女侍是新鮮時髦的工作，那個男子不願與新鮮時髦的女子結婚？最近一個多月以來，已有十七位空中女招待因落花有主，已從空中跳到地面上了。『空中精舍』是

她們的戀愛學校，這是實踐了戀愛『至上』主義，誰能說她們的不是？那十七位女招待之中有一位和醫師結婚，而醫師是飛機乘客之一，當她望着他嫣然一笑時，他便一見鍾情。公司老闆叫她笑，結果是老闆自己上當。其餘的那些都是和飛機師結了婚的，這由於近水樓台的緣故。因此，公司雇用女招待時先叫她們發誓，誓詞是：『在本年之內決不結婚。』

一九三七，五，八。

女相士 星相之學發源於中國，而現在國內以此爲業的幾乎撈不到一口飯吃，可是這個頑意見在科學昌明的美國反能大行其道，他們稱之爲『半科學的東西』。若干人恃此爲餬口之術。其種類五花八門，有看水晶球的，有用紙牌占課的，有看手相的，有看茶葉的。紐約有一位公立學校女教員披洛達今年三十五歲，長得黑而厚的頭髮。她厭倦了粉條生活，不知從那裏學得算命祕訣，從此便以『女相士』爲業。她擬定計畫，於上月二十七日展覽會開幕的時候，在紐哲西州特蘭吞地方召集美國二十一種不同的星相團體組織全國星相家擴大會議，她自己擔任主席，這樣的公開運動在美國還是破題兒第一遭。

美國最早的星相家是一個女子名叫亞丹姆的，一八六八年生於哲西地方，年輕時是個聰明孩子，

從十九歲起高談相理，一八九九年到紐約。她的第一位主顧是紐約第五號街文得沙飯店的老闆。她替他推算了一會兒，倏地向他說，『哎呀，不好，你的大禍臨頭！』老闆半信半疑地告別而去。約摸數小時以後，飯店起了火，老闆驚爲神人，逢人便告，且向新聞記者游揚不已。第二天，這位碌碌無聞的女相士一覺醒來，不知不覺地變成全國知名的人物。

從此門庭若市，所有紐約的股票經紀人、交易投機家、財政家連摩根也在其內都得向她請教。一九一九年，有一個波士頓的男相士名叫約旦和她打夥營業，她們放出如下預言：『一年二九年股票市場之慘落，』『一九三二年羅斯福在米亞米被刺，』『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五年美國之內戰，』說得一片嘴響。大家須記着，一九四二年距今只有六年了，難道美國也要步中南美的後塵，玩一套『鎗口向內』的把戲？

她們信口搗鬼說中了一兩件，居然有一天接得航空信達三萬五千封之多，其主顧總計超過百萬以上，中國張半仙李鐵嘴之流聽了這個消息會要吐出半截舌頭，恨不生於黃金遍地的美國吧？一九二三年，約旦和亞丹姆結婚。一九三二年十一月，約旦的預言愈說愈玄妙，竟說到自己家裏的事。他說他的老婆在二十二分鐘以內必死。果然應驗如神，亞丹姆一瞑不視。現在約旦獨自地幹這勾當，其主顧尚有

十六萬五千人。

巴特女士 Belle Bart 是美國另一個著名女相士。她是哥倫比亞法學院的學生，歐戰時在法國戰地醫院服務，當她回到祖國時做了亞丹姆的一名信徒，亞丹姆替她推算命理，說她命運極佳，將來是個了不得的人物，並且她是怪聰明的，便把畢生本領傳授給她。她現在年已四十四歲，身材矮小，但好像有駐顏之術，一點兒不顯蒼老。她在紐約的寫字間從前是大廈高樓之一角，終日蹲在鴿子籠裏，而現在已高坐於巍巍華屋之中，有成羣結隊的專門助手，一接談的代價最高達二百五十美元，替一家公司看看風水其酬金由千元至萬元不等，有寫信去質疑的其答案要收手續費，而股票商決疑定策她要抽取十分之二的紅利。她預備在巴黎及南非洲開設分店，現已發行一種『星相』雜誌，銷數達七萬五千份。

除開這位尖字號的女相士以外，差可與之比擬的要算哥斯特諾女士 Costello了。她是茶店皇后，一個康薩斯州的女子，歐戰時為兵士募集巨款學會了用茶葉占休咎的本領，歐戰後她用自己的名字開設第一個茶店，以此問世，發財至百萬之多。到現在，她在全國有二十一個茶店，最大的當然在紐約。她網羅了許多女門徒，倘遇尋常主顧照例派助手應付，每次最多只取十元的代價，而這個代價是作為小賬支付的，藉以逃避『違反法令』的責任。她同樣擁有大羣的好主顧。

說也奇怪：日本人信神，美國人信命，所謂工業發達教育普及的國家都落了中國的窠臼了。在這不景氣之年，百業奄奄無生氣，獨此道欣欣向榮，這是什麼緣故呢？大概在經濟危潮之下，有盈千累萬的人們事業失敗都認為命中註定的，他們在失望中只好乞靈於這個調兒，而居於指導社會之地位的報紙反從而推波助浪，替她們作有力宣傳。但她們仍舊沒有法律的地位，不能取得營業執照，所以這次被洛達女相士所倡導的擴大會議就是想取得一個公開營業的機會。

美國離婚及早婚問題

美國離婚案根據一九三二年統計爲十六萬〇三百三十八人，此後卽無正確報告。美國是離婚極自由的國家，假使女的跑到法院裏說，『我自結婚以來丈夫從未駕過汽車和我一塊兒玩耍過，』或者說『我的丈夫每天工作着，不到夜晚十點鐘不回家，回家時口裏咕嚕地說着閒話，害得我不能睡覺，』這些瑣碎問題都可成離婚理由。

影星卓別靈前後共離婚三次，他所支出的贍養費已達數百萬美元之鉅。一個美國女子假使離婚三四次便可一生吃着不盡，把這筆贍養金再去揀選個稱心如意的郎君，這是美國近年來最流行的風氣。但是美國各州間的離婚法各有不同：南卡羅來納州是絕對禁止離婚的，認爲配偶係天作之合，非人力所能強離，所以並無離婚法之規定。內華達州（加利福尼亞的鄰州）對離婚則廣開方便之門，凡在該州住居三月以上的如提出毫無理由的離婚訴訟，法庭老是報之以O. K.，因此許多在別處無法離婚的人們都跑到這裏以求達到他們的目的。該州利羅市號稱『世界離婚之都』，在各州非住居一年或數載以上不能取得州民的資格，而該州僅須費時三月，儼如離婚的『速成所』。

利羅市每年處理離婚案至少有一千六百件，多則加倍。以一日計，其最高紀錄爲一百八十九件。女的提出離婚的理由不外：『我的丈夫用熱水用得太多了，』『丈夫關門的聲音太大，』『丈夫把石油放在廊下，』『丈夫在冬天不給我煤用，』甚至丈夫無意中弄壞了收音機也成爲離婚的理由。男的面：『妻子性喜游山，』『我的妻子把自來水筆遺失了，』『我是民主黨，妻子是共和黨。』有一樁最怪的案件：一個妻子關着門不許丈夫進去，丈夫只好住在隔壁一爿菜館裏過夜，一住一年之久，同時妻子派出四個孩子輪班監守他，在菜館外布了鐵網。像這樣正大的離婚理由，法官焉有不連呼OK之理？

離婚手續之簡便不啻該市繁榮的媒介。該市雖僅有人口兩萬，而往來者絡繹於途，其最大的街市竟與紐約第五號街有同等的熱鬧。一般有閒階級過着賭錢和飲酒的不夜生活，律師每年收入最多有達百萬的，法庭每年收入亦達五十萬美元。該市還有一個例外：早上宣告離婚，晚上便可以舉行婚禮，舊人啼痕未乾，新人笑容可掬，大概離婚兩造早已各有意中人。該市還有一種司空見慣的事：早上是個販賣小菜的窮小子，晚上也許發了一筆妻財；早上是賣報女童，晚上也許成爲千萬富翁的太太。無貧富階級之別，誰碰到好運氣，誰便可以人財兩得。還有一件，該市垃圾桶及下水道之內扔下了許許多多的白金及純金戒指，如把多拉斯基河流（該市河流）弄乾搜取寶石及戒指，馬上可變成一個富甲王侯的

闊老。總之，美國離婚率比歐洲任何國爲高；歐洲以瑞士離婚率爲最高，然較之美國却有大巫小巫之別。印度有早婚的習慣，美國早已吸收了這種風氣。直至今年以前，美國田納西州並無取締童婚的法令，所以發現許多九歲或十歲的新娘，有的還在小學校讀書，手裏抱着洋囡便已嫁作人婦，而無須得到雙親的允許。有一位十四歲的洛瓜特夫人已生下六磅重的小寶寶；羅斯頓夫人於十一歲時結婚，十四歲做了孩子的母親，不久便做了空閨獨守的寡婦；加爾夏是個珠翠滿頭的闊太太，她的芳齡只有十歲；巴納西夫人年甫十五，膝下已有兩個玉雪可愛的孩子了。

據說童婚中尙未發現過離婚的事情，所以美國雖有人高呼『取締童婚』，却也有認爲這並非一件壞事。美國人大抵早熟，在若干州以內只要得到父母的允許，男子十六七歲，女子十五歲即可舉行結婚。北卡羅來納州規定女子十二歲，男子十四歲可以結婚，紐罕卜什爾州女子十三歲，男子十四歲亦可結婚。密執根州是離婚最麻煩的地點，當地發生一件怪事：一位住在底得律市的普魯金司基夫人向她的丈夫說，『我把你恨苦了！最好你在外受傷回來，才可以消消我的火氣。』丈夫奉命唯謹，跑到外面在汽車下壓斷了一條腿，夫人見了說，『還有一條腿何不起壓斷了呢？』丈夫照樣做了之後恐怕太太還有第三道命令，他提出離婚訴訟，結果離開了他那殘酷不仁的母夜叉。

懼內丈夫組織團體

美國是個花樣十足的國家，凡是世界上找不到的事情在美國都可以找得到的。近來美國各地盛行『狗窩』的組織，這是懼內的丈夫們避難及收容之所。從前丈夫們受了妻子的虐待，凡是抱着『不抵抗主義』的只好逃往附近酒吧間或賭場，但是他們的太太往往跟蹤追擊，把他們抓了回去；現在可以投奔到『狗窩』裏，那裏找到許許多多的同病相憐者，這或許是個閻威所不及的安全地帶。這種組織在美國增加得很快，而且推及各城市，大概由於懼內者一天天增加起來，所以感覺十分的需要吧。至於取名『狗窩』的意義我們還不大明白，如果強作解人的話，不妨說丈夫們逃出床頭夜叉之手，茫茫然如喪家之犬。這話對不對，却要請教那些組織狗窩的先生們。

芝加哥哈里係西街一百十七號有這樣一個總組織，城內有五千會員，城外也有相等的數目，其支部分布於加爾各答、倫敦、檀香山、坎拿大等處。正會長渥爾夫是芝加哥的廣告商，副會長斯卜林斯吞是酒店老闆。還有一個叫做『狗窩最高管理處』的附設於威斯康辛州沃許哥許城洛爾夫旅館之內，主任博艾克斯便是該旅館的經理，他說這項組織創設於一九三三年，而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二日有三百位怕老婆的漢子聚在一塊兒舉行成立大會。這一天是林肯的誕辰，他們選擇這個日子由於林肯解放過黑奴，丈夫是家庭的奴隸，同樣也要獲得解放。他們把林肯奉為祖師菩薩，林肯是否怕老婆的都元

帥我們却無從稽考了。

搖籃新娘層出不窮

美國田納西州九歲少女溫斯德和二十二歲青年却利瓊司結婚一事引起

全美注意，一般輿論主張對於未成年男女結婚應由法律予以嚴格禁止，同時紐約幼年法庭對於十二歲少女露茜亞和十九歲青年巴克司的婚姻根據一九二九年州政府所頒法律強制撤消。但是美國這一類的婚姻事實上指不勝屈：（一）亞納巴姆州有個十三歲少女已經做了兩個孩子的母親，她的丈夫克拉是個二十八歲的青年農夫，一九三五年五月她還只十一歲已經生下了第一個孩子。（二）甘薩司州十二歲少女馬克菲特與二十三歲青年結婚，只有一年之久兩人便宣告離婚。據她的母親說，『她倆結婚，我事前睡在鼓裏。是去年夏天吧，她倆開汽車兜風，便糊糊塗塗地宣布結婚了。結婚時，她冒認十八歲。男的是個無職業的游浪者。這次離婚動機是她的欺騙之罪（冒認年齡）由法庭強制送入實業學校，丈夫便乘機提出離婚訴訟。』（三）美國離婚最多的利羅城每天總有兩三個未成年的男女舉行婚禮。（四）佛羅利達州烏木齊拉市於一九三七年三月八日有個六十二歲老頭兒名叫斯迦迭爾司的和十四歲少女多麗因戀愛而結婚，並且得到女父母的同意。美國人對於未成年結婚的新娘稱之爲『搖籃新娘』Cradle bride。

一九三七，六，一八。

英國婦女戰時工作

英國致德國的最後通牒於九月三日上午十一時期滿，十一時三十五分倫敦發出首次空襲警報，約有八百萬人從容地走入避彈室，英皇喬治六世及皇后依麗沙白也在其內，皇后是穿了她最愛的淺藍色晨服走下白金宮地下室的。半小時後警報解除。十二天後，英皇欽派皇后爲三種『婦女戰爭後援隊』的總司令：一爲婦女海軍服務隊，一爲婦女空軍後援隊，一爲婦女地方服務隊。皇后與英國一千五百萬婦女一樣，停止了她們的戰前生活，如處理家務、照管小孩、烹飪和友朋酬酢等。

英國男子都派到軍隊裏、政府機關裏、及暫時必要工作，而婦女則有大部分驟然失業：除了軍裝店欣欣向榮之外，許多店家和工廠或則關了門，或則裁員減薪，大批女店員、打字員、速記員都被解雇；政府疏散人口的結果，許多女僕和保姆都變成無處投奔的苦人兒。

勞動階級的妻子們因爲衣食物價之高漲，不能有餘錢及時行樂，不過她們還沒有大影響，最感痛苦的是那般享用慣了的婦女們，丈夫被召至機關或軍隊中服務，收入大不如前，有的失了業，只好提用存款。

都市裏不見了新鮮活潑的小孩羣，他們都撤退到鄉村去了。當母親陪着小孩到鄉下陌生人家的時候，開始還客客氣氣，漸漸賓主間發生口角，有時城市小孩和鄉村小孩互相揪打，有時城市母親和鄉村母親扭做一團。縱然沒有這些事，城市女人依然希望回到城市自己的家庭和丈夫的懷抱裏，特別是酸溜溜的年輕女人們怕給丈夫『打野食』的機會。許多孕婦們快到臨蓐之期，行動尤感不便。所以內政部於十月間決定：凡五歲以下小孩撤退到鄉村去的，不要母親陪去，統交鄉村嬰兒院管理。

英國婦女浮起一片訴苦聲。她們不是爲戰爭，差不多每個婦女都相信英國作戰是理直氣壯的，必能博得最後勝利，任何犧牲都是值得的；但是一百五十萬婦女參加戰爭工作，其餘的人都不免見獵心喜，苦的是戰爭工作再不需要女人了。

現在英國婦女的出路：(一)召募候補女警察，年齡自二十四至三十五，身長五呎四吋以上，以閨女或寡婦爲合格。(二)倫敦旅客運輸局召集了兩千名公共汽車的女售票員。(三)湖區早有女售票員。(三)全國婦女聯合會三十萬會員分爲六千組，開始從事於貯藏、配置罐頭等工作以防食物之缺少。(一九一五年亦然)

有組織的英國婦女戰時服務團體有如下之數種：

第一，英國紅十字會護士隊，一名志願協助分遣隊（Voluntary Aid Detachment 縮寫為 V. A. D.），隊員現有六萬人，年齡自十九歲至四十五歲，服務時間至戰事完結時止，薪金每年每人僅三十至四十五鎊不等。她們受有醫士及專門護士的訓練，分配於國內外陸海軍醫院裏（因空襲受傷的人民另有護士後備隊負責救護，不在 V. A. D. 服務範圍之內。）其首領為經驗豐富年老慈祥的 Beryl Oliver 夫人。

第二，婦女海軍服務隊（Women's Royal Naval Service 縮寫為 W. R. N. S.）隊員現有二千人，分配於海軍根據地，擔任廚師、會計和打旗者等項職務，但沒有一個住在軍艦上的，其首領為 Lan-ghton Mathews 夫人。

第三，婦女地方服務後援隊（Women's Auxiliary Territorial Service 縮寫為 W. A. T. S.）現有隊員二萬人，年齡十八至四十三，分派為陸軍中廚師、職員及打信號者，其首領為海倫夫人。

第四，急救護士隊（First Aid Nursing Yeomanry 縮寫為 F. A. N. Y.）與婦女地方服務後援隊協同動作，有隊員數千人。該隊創始於一九〇六年，一九一六年改用馬達救護車，其中有若干車輛是 Harrod 運貨車改造的。其首領為亞斯隆伯爵夫人。

第五，婦女空軍後援隊 (Women's Auxiliary Air Force Service 縮寫爲 W. A. F. S.) 現有隊員一萬一千人。她們住在飛機場附近的旅館裏，爲空軍人員烹飪、開汽車、或作修理飛機機件的助手。

第六，婦女志願服務團 (Women's Voluntary Service 縮寫爲 W. V. S.) 採取無給制，其支部遍於全國，團員共有五十萬人。她們最大的工作是幫助政府撤退全國兒童。團長爲里丁侯爵夫人，名譽團長爲依麗沙白皇后。

皇后是英國的標準女性，現在也是全國『寂寞母親』的代表；她的兩個女兒都撤退到鄉村去了，雖然難分難捨，却祇好默默地忍受着，和其餘離開了兒女的母親一樣。自戰爭發動之後，英皇穿上海陸空軍大元帥制服，沒有工夫和皇后廝混在一塊兒了；可是皇后也有皇后的事體，她現在是全國婦女的最高領袖，每天排着二十四小時的時間分配表，從前的約會都取消了。上月曾抽空飛往蘇格蘭探望女兒一次。

皇后出身於蘇格蘭世族，著名的 Claris 古堡就是她的家。她在深閨待字時名曰 Lady Elizabeth Bowes-Lyon。一九二二年她做過瑪麗公主的女僕相，那時老皇喬治五世很想太子威爾士親王早訂親事，曾經提議到伊麗沙白，瑪麗皇太后早就看中了這個針黹烹飪件件俱能的蘇格蘭女兒了，

可是赤繩繫錯了足，不繫於乃兄大衛（即太子威爾士親王，後為愛德華八世，現為遜位後投軍的溫莎公爵）而繫於乃弟佩蒂（即當年的約克公爵，現在的英皇喬治六世）——當約克公爵參觀Clamis古堡時，對她陡然起了愛慕，他知道自己『口吃』的毛病說起情話來是詞不達意的，所以在分手的那一天和伊麗沙白並轡游行，他從日記簿撕下一張紙來，寫着他所要說的話遞給她。

一九二三年他倆在威斯敏斯脫教堂結婚後，她得了 *Her Royal Highness* 的頭銜，她叫她的老朋友仍舊用往日的稱呼稱之為『麗姐』。她的賢淑博得美國人盛大的稱贊，上次與英王游美也是英國外交史成功之一頁。

半解放的法國女子

法國女人的年齡若想從服飾上辨別出來，那是絕大的難題，大概四十歲的母親和十七八歲的女兒走在一塊兒，她們的打扮簡直沒有多大區別。不過愛漂亮的法國女人因爲人種、食物、及習慣的關係，到了五十歲左右便往發胖的一條路走，頭髮白或臉上現出皺紋來都可以用美容術彌縫一下，只有發胖是沒法修理的。中國有許多摩登太太們也正感覺同樣的苦悶，她們莫說肥肉及油葷一類的東西不敢嘗，連米飯都吃得比尋常人爲少，爲着愛漂亮把肚皮餓得發昏，然而發胖還是發胖，那能把多餘的肉割下來保持婀娜的姿態？

法國女人有一件與東方人不同的脾氣：她們在五十歲之前還自稱爲年輕的女士，不到七十歲不肯稱老，不比中國女人過了三十歲便以『小老太婆』自居了。然而中國女人近來也漸漸沾染了法國女人的脾氣，竟有年逾四五十而搔首弄姿的，『傅粉塗脂不知老之將至』幾乎成了都市女人的風氣了。中國有一句老話，『人過三十無後生』，這話不見得十分可靠。法國女人『花好月圓』的時代是在三十歲左右，中國女人到了偌大年紀卽已取得『徐娘』的資格了；不過也有例外，有不少男子最喜

追求徐娘，這與法國人的心理暗暗相合。

問女人的芳齡在中國不算稀奇，在歐洲却是大犯忌諱的事。從前李鴻章謁英國維多利亞女王時曾鬧過這樣的笑話。法國人除死後發「訃告」之外是不把年齡寫記出來的。當男女相悅將締婚約之時，男子們所注意的是女子的眼波、髮色、及嫁奩等項，至於對方的年齡則只好置諸不聞不問之列。但是法國青年女子的年齡可用間接的方法打聽出來：假使她是天主教徒，在十一歲的春天要往教會宣誓爲『真正的基督教徒』；每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聖凱塞林』節，凡是年滿二十五歲的處女都要帶軟帽前往慶祝。這天午後大街上布滿着喝醉了香檳酒的人們和一堆堆的打字女郎，同日各女校循例放假，並舉行各種餘興。

從東方人眼光中看起來，只有巴黎是紙醉金迷之場，巴黎女人是迷人的尤物；然而事實上那些使外國人顛倒備至的都是法國的下等女人，而上等女人之不苟言笑與東方風俗完全是一樣的。法國係一篇守古風之國，其街市、住宅、器具等往往喜沿用舊式；婦人從來不作『參政競選』之夢，只以『和睦的家庭』爲其最高理想；參議院老氣橫秋的議員們絕口不談及『女子選舉權』；年青的新人物也不把這件事掛在心上。

天主教徒認結婚爲『天作之合』，不能以人力離開；神學論者注重小孩關係，夫婦爲小孩而不能隨便離婚；這些都是法國人從前對婚姻的傳統觀念。現在雖說稍有改變，然而「一見傾心，遽訂終身之約」，那只是小說或電影上所描寫的故事而已；至於社會習慣，男女交際不甚自由，男子物色配偶，仍不出閨門的女子爲可貴，單身女子不入車站旁的飯館，高等跳舞學校對於學生如無父兄迎接伴送，一律須寄宿始予收納。法國人把跳舞當做一種正式課程，這種跳舞學堂並非上海的『舞女養成所』可比。崇尚禮教的舊家庭女子如無女僕或女伴跟在一起，決不單身出外。即令未婚夫婦，如不當着別人的面前，決不坐在一塊兒，至於同出旅行的事，那是他們所夢想不到的。大概男女訂婚時，須得父母的同意，否則社會必投以冷酷的批評。訂婚時，女方注重男子的品行，男方注重女子的嫁資。關於嫁資的多寡及其種類，要經過詳細的談判，所以嫁女是中產階級的一件大難題，尤其是軍人有一條特別法令：訂婚時，女方須備二萬五千法郎以上的嫁資，否則不許結婚。據說這有一番用意：軍人娶妻以後，不顧慮到家庭生活，然後才能勇敢地以身許國。

結婚年齡普通在二十一歲左右，鄉下也有十八歲新郎和十五歲新娘，都市中也有到五六十歲才做新郎的。故總統杜邁格直到六十歲任滿後才嘗初婚滋味。法國結婚時雖無種種迷信，然而五月是他

們不結婚之一月，基督教徒在復活節前之四十天係其齋戒沐浴之期，也不舉行婚禮，大概八九月是結婚最適宜的節季，可到荷蘭或比利時作蜜月旅行，可飲香甜可口的蘋果酒。

凡是公務員結婚時，照例有一星期的假期。假使不是自己結婚而有人邀請參加婚禮時，他可以拿了請帖作證跑到長官處請假，長官是不會不允許的；長官如不允許，大家便把他當做一個不懂禮節的粗漢。至於被邀請者，與新夫婦有親疏之別：疏者僅參加教會的結婚儀式，親者還有喜酒可吃。前者歸新娘破鈔，後者却要新郎自己掏出荷包來。舉行結婚儀式之後，來賓向新郎握手道賀，還要吻新娘一下表示慶祝之意，所以新夫婦朋友愈多，所吃的苦頭愈大。

一九三七，七，一四。

法國女子的選舉運動

號稱民主先進的法國，女子尚無選舉權。這裏介紹點法國女子的參政運動。

上月法國在隆盛（Longchamps）跑馬廳舉行大競賽，這是法國一個最大的節期。在剛要開幕的時候，有十多個女英雄陡然從人叢中跳到場面上，展開了她們早已預備好的旗幟，上寫着「法國女子要求選舉權」幾個大字。這一來，全場爲之騷亂，內中夾着一片歡呼之聲。帶着藍帽子的警察惡狠狠的跑過來干涉，她們一面跑一面喊，警察們隨後追逐着，捉住了一二名爲首的。她們說，「我們不是要來妨

害賽馬的，不過要借着這機會宣傳我們的主張。」

因爲這件事，使我們聯想到戰前英國的一件故事，從前英國女子要求參政時情緒何等熱烈：一九一三年五月德爾比賽馬節（賽馬節爲德爾比伯爵所提倡，所以後來名爲 Derby Day）英皇喬治親臨參觀，御座前排列氣象森嚴的馬隊，大家正在瞻仰御容的時候，忽然有一個身裁瘦削面貌長得很難看的碧眼女子大聲喊着「要求參政」的口號，向御座前的馬隊直撲過來，不幸爲馬足踐傷，後兩天死了。這次法國女子參政運動也選擇了這個賽馬的節期，正是無獨有偶之舉。

戴維森（Daivison）曾說過，「政治運動不犧牲幾條性命是很難成功的。」但是法國女子的參政運動却帶浪漫而滑稽的色彩，像英美女子那樣的大發雌威，用磚石投擊警察以至於坐牢絕食而無悔，這不是法國溫文爾雅的娘兒們所願幹的；她們是悠哉游哉，快樂主義的奮鬥者。

法國女權運動領袖是一位修眉秀眼的美女，名爲「蕙絲路易。」上屆大選時，她們在投票所之側支架蓆棚，要許多婦女去舉行非正式的假投票。她們或許借此練習以激發其參政意識，也許技癢難禁，但是不做美的警察占領了她們的蓆棚，逮捕了她們的首要，亂哄哄鬧成一片。蕙絲路易曾向新聞記者說，「他們無端的干涉，我們就用粉撲子擊中他們的鼻頭，這不是很好的辦法嗎？但他們還要逮捕我

呢！蕙絲路易從前是白里安手下一員女將，白里安最肯幫助她們的；她又是赫里歐多年的老朋友，所以被捕後隨即釋放出來。蕙絲路易要求退還她們選舉的桌子，警察說，「你們的桌子擺在人行道上，妨害交通，我們自應予以取締；假使能够移在咖啡店的進口，那麼我們便退還給你。」蕙絲路易怒斥道，「什麼話！我最不願法國女子在作初步政治運動的時候，馬上就鑽到咖啡店或酒吧間的裏面。」後來經人做好好歹，才把選舉桌移到公寓門口了事。

法國女權運動雖能深入羣衆，却不能取得公爵夫人及貴婦們的同情。她們雖未取得選舉權，但是職業上毫無歧視，如醫師、律師、駕駛員、經理等職都有女子擔任了。在蕙絲路易領導之下，衆議院已屢次通過女權案，許以選舉之權，可是守舊固執的參議院終始不肯通過，他們唯一的理由是，「我們允許了女子的選舉權，那麼我們的襪子沒有人縫補了，湯也沒有人替我們燒了。」上月蕙絲路易在參議院特地搬進了好些襪子，上面標着「給我們的選舉權，我們一樣的替你們燒湯縫補襪子。」

一般人相信參議院議員終於會要低頭軟化的。只有法國的左派不贊成這個調調兒，他們怕女子會變做羅馬教徒的工具，因為法國女子大概都是信教的。法國內閣已有了幾位女閣員，所以議會裏演說時開首一句是「女士們和先生們，」但她們雖以閣員之尊，依然沒有選舉之權。這幾位加入閣席的

女次長們，若是本人簽發一張支票還得徵求丈夫的同意，這豈不是民主先進國一個怪特的現象嗎？

一九三六，八，一九。

法國尼姑的生活狀況

法國是尼姑最多的國家。病院中的看護婦幾乎全部都是黑衣白帽胸前佩掛銀十字的尼姑，她們無論接生及花柳病都不露皺眉的樣子。私立學校的教員教拉丁文和鋼琴的，尤其是女子中學寄宿舍的醫生和縫紉婦，大半都是尼姑們的工作。她們從來不會生氣，臉上常常帶着微笑，一天到晚無休無歇的工作着，這由於修養有素的緣故，所以這些職業都是於她們極相配稱的。

還有一種閉門長修的尼姑，她們的毅力真足令人驚異：例如有名嚴格的 Paray-le-Montal 寺院，在堅牢無比的窗櫺之中終日透出一陣陣帶有淒涼情調的贊美詩歌，凡是投身於該院的女人一輩子只能着一套黑服，就令她們的母親，每年只能隔着牆頭探望女兒一次。但比這個更爲嚴格的 Sainte Claire 寺院比之監牢中防範囚徒更要周密十倍：從跨進該院之日起即與其骨肉生離死別，據說該院牆壁上鑿有大可容指的小孔，當親屬前來探問時不能直接和她見面，只能把指頭插入小孔之內和牆內人的指頭互觸一下。

男教士雖然不能娶妻，可是對於旨酒嘉肴依然可以狂吞大嚼，而且他們無須設誓禁慾，而尼姑則

不然。根據最高教義，人類與其說是父母生養的，不如說是神所創造的，所以世界上的女人們縱然個個都變成了尼姑，大概人類亦不會從此滅絕了吧？

法國是個女子多於男子的國家，如果一個女人沒有驚人之貌，沒有天賦才能，沒有多數的金錢，即容易陷於『老處女』的悲運。『他生未卜此生休』她們只好托跡空門，了此無聊歲月。也有婚後感於家庭生活之煩惱，或好靜喜閒的女人們，不惜投身於寺院中的。還有一種，尼姑雖是布衣淡飯，終比無衣無食者較勝一籌，凡是窮人子女衆多的家庭，尤其是慣於生女的『瓦窰』，把女兒做尼姑是個減輕家庭負擔的最好方法，這是以經濟問題爲動機的。大概以農人占最多數。中國有溺女之風，這比把女兒活活溺死却要人道得多了。

但是天下事不可一概而論，也有完全不是出於以上這些動機的。法國有一位著名實業家的女兒，財、才、貌都是頂瓜瓜的，身體長得非常健美，她正在與一個有爲的青年打得一片火熱時，突然斬斷情絲，做了一個與世際隔的尼姑。另有一位外交官的女兒，從小備有巨額的嫁資，也是無緣無故地走上同一的道路。這些都是法國社會上不可解之謎。並且根據精密的調查，法國尼姑以出身於智識階級者爲最多，她們究竟是怎樣的動機呢？

解放後的蘇俄婦女

一九一七年蘇俄革命成功時，列寧曾向一萬萬七千萬民衆宣言，內有這句話，『蘇俄每一個主中饋的婦女，都應當知道治理國家的道理。』

一九三六年六月在莫斯科內城——即帝俄時代的皇城——由『機械師夫人』三千個代表舉行第一次『全國婦女協會大會』時，她們開始討論自接受列寧訓示以來究有多少婦女懂得治國的道理。蘇俄報紙大書特書，說這個大會是蘇俄婦女運動的第三階段，其過程如下：

第一階段是在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三年第一次五年計畫開始的時期，蘇俄婦女在工廠作工，把她們的小孩子交給公共託兒所照料。第二階段是第一次五年計畫成功後，蘇俄製造原料及覓取糧食的情況已有相當成就，便把目標轉到家庭運動，這時「性」的糾紛逐漸矯正了，離婚手續有嚴格限制，男子有撫養子女義務，不單爲滿足性慾的權利而結婚。第三階段就是現在的婦女，具有兩種身份：一種是家庭的主婦，一種是社會的一份子。這個意思是社會應有婦女的地位，婦女可參加一切社會活動，同時不可拋棄家庭。

那次婦女大會，史太林和列甯夫人克魯甫斯加亞女士都親自出席演說，對於婦女文化鄭重地提出來說，認為這是現在蘇俄婦女工作中最應努力的一個問題。什麼是婦女文化？其中包括着把工廠的地板擦得乾淨，工廠裏力求整潔及衛生，教授女工以縫紉、烹調、識字、做果品罐頭、種植、養雞、及音樂、戲劇等。

來自烏拉山的婦女說，『我們管理工人宿舍，不讓工人到齷齪地方去。我們把害人的蚊蟲、臭蟲、老鼠、都肅清了。』實實在在，她們教工人穿衣要整齊，吃飯之前要嗽口刷牙，許多從鄉下來的工人簡直地不知道刷牙是一回什麼事。

蘇俄女工在全體工人中之比率現為百分之四十二，在高等機械學徒中占百分之三十六，在醫科學生中占百分之七十五。帝俄時代女子的文盲占百分之八十，現在只有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了。有一百萬以上女子充任各級公職員，有十萬在工業或農業大公司裏的管理部任職，有十一萬二千人在司法機關服務，而實業家中每十個重要位置有一個是女子擔任的。帝俄時代農村農人有兩種特殊享樂的方法：一種是酗酒，一種是毆打自己的老婆。而現在一百個農村中有八十個女村長，農人看着老婆做到村長的地位，不由得軟了半截。

那次大會紀錄中，蘇俄有幾個馳名全國的女子值得特別寫出：(一)米多夫尼克(Medovnik)，從前參加過紅軍，現充莫斯科勞工公寓的建築監工。(二)希里尼亞(Shelena)，輪船上唯一的女船長。(三)柯龍特(Kolontay)，蘇俄駐瑞典大使。(四)加美拉伐(Kamenava)，中央委員兼人民委員會財政委員。

獲得解放後的蘇俄婦女能否發揮她們的個性和天才？這問題很多人正在研究着。實際講起來，在莫斯科和列甯格勒的婦女確已呼吸了自由空氣，而偏遠地方如喬其亞及烏拉山附近一帶的婦女徘徊猶豫了若干時纔敢於承認女子的地位比載重的牲畜和可以化錢購買的家用器具略為高尚點。

有一角公文通告全世界表明蘇俄婦女從太平洋東岸海參崴起到極西的德文拉河兩岸止，其地位無論公私兩方都與男子平等，法律上承認她們都是工作者。這公文墨瀋未乾，比較大點的政治及工業中心區域的婦女已經把這新生命的責任負起來了。何以我們不說「權利」而說是「責任」呢？因為蘇俄婦女富於使人不能相信的分析力，她們認定男女平等不是祇有權利而無責任的，在開始獲得平等的階段，情願多負責任以創造將來的生命。在若干世紀之中，蘇俄婦女都勉強把自己的本能壓住，蘇俄婦女本有超於一切的獨立性，現在纔把抑壓甚久潛伏內層的獨立性發揮出來。她們能適應解放後的環境，決不至於無約束地發生不良影響。她們的工作能力及辦事能力幾乎使人不能相信，就是她

們自己也許會不相信自己的。

關於俄國婦女的事業，從前有一位女革命家布列可布列可烏斯基的偉大事業使人驚爲俄國空前絕後的奇女子，然而算不得空前絕後，假使我們和現代的蘇俄接觸一下，纔知道這一類的奇女子在蘇俄境內正多着呢。

在駐外使館服務的蘇俄婦女也有優越能力和天才，她們穿着樸素的服飾，短短的頭髮，啣着一支紙煙，動作敏捷而辦事井井有條。在蘇俄國境內，有些是歐化城市，也有些地方還保留着古代色彩，然而無論什麼地方女子和男子們同樣工作，往往在一件問題上發生舞弊營私的惡習就被一羣作工女的女子所揭發而予以甚大的打擊，女子目的在於使社會生活中根本滌除這惡習。

女子能力決不讓於男子，而且在幾種職業上女子的言行比較男子更縝密更勤懇些，如兒童教師就是女子最適當的職業。我們中國的女同胞究竟怎麼樣了？未解放嗎？已解放而未盡其職責嗎？

德國婦人的重要職責

希特勒一面假口於『人口過剩』及『德國生存攸關』等問題來進行戰爭，一面却進行大量製造『炮灰』的政策。

一九三三年國社黨秉政後，打頭一件事就是製訂『增進結婚率』的法令，其用意是在鼓勵經濟力薄弱的未婚青年使之結婚。事實上，除了一九一九年因參戰延誤佳期而在這一年紛紛補行結婚之外，一九三四年的結婚率是一八五〇年德國自有結婚登記以來最高的一年，這是政府獎勵的效果。一九三四以後，每年結婚數平均占人口千分之九，而去年英格蘭、威爾士結婚者僅占千分之八·五，蘇格蘭僅占千分之七·八。

這政策並非以消滅怨女曠夫爲其出發點，其目的是使每個德國人多子多孫，把人民變成了製造『炮灰』的機器，孩子生出來是國家的而不是家庭的，是用以爭取國家之榮譽的而非用以光大門楣的。一九三三年前，舊政府也曾採取禁止節育及墮胎的方法，可是慢郎中治不了急症——德國要維持現在的人口每年須產生一百五十萬小孩，而一九三三年的產額不及一百萬，相差有五十萬之多。自國

社黨做了急郎中之後，一九三四年的產額達一百二十七萬七千人。人民有洞房花燭之樂，而得『養兒愛國』之美名，這裏可明瞭國社黨政府要『婦女回到家庭去』的緣故。

德國每件事都有統計。根據人口統計的分析法，要維持現在人口，每個家庭至少要有四個孩子。單是獎勵結婚，假使人民只想開花而不願結實，豈不與德政府所預期者相反？所以他們想出兩種辦法，第一是處罰無子的父母，第二是有子者可享免稅之利，藉以減輕其家庭負擔。

『母子會』是德政府『民衆福利組織』的兩大工作之一，孕婦和已做母親者須接受『衛生常識班』的指導。去年年終，德國一共設立了『母親學校』三百五十個，凡有五萬人口的城市必需設立一個。除這種學校之外，還有在鄉間巡行的女指導員，其任務不限於幫助產婦，還代出外消遣的母親們照管孩子，讓她們游園解悶。

『先學養子而後嫁』本來是我國一句笑話，但德國却正正經經當做一回事，創辦所謂『新娘學校』，指導已訂婚而未結婚的女子怎樣做『賢妻良母』的方法。學校中教員是從各種不同的職業中挑選出來的，經過嚴格甄別，不僅品質端方，且以循循善誘為合格。算至去年止，德國女郎受過這種訓練的有一百七十萬人。

經濟上賞罰是促進人口最有效的方法。男子必須結婚，婚後又至少要做四個孩子的父親。這和『孫行者拔下毫毛來變成無數行者』一樣。獨身主義是要受罰的，獨身男子稅有時達其全收入百分之五十五。婚後過了五年，假使『屁都不放一個』，也得付出一筆重大的稅。養兒子這件事情性急也急不來，德國無形中好像有一條法律，沒有做父親的資格就沒有做國民的資格。

罰的方面如此，獎的方面又怎樣？凡準備結婚的一對，其收入在某種限度以下者，得向政府領取『結婚借款』，這筆借款也許變成每個孩子出生時的禮物。爲防止濫用借款起見，這筆款子不是現金，是一種保證書，可以買到一切傢具和家庭用品。借款不收利息，婚後每月償還百分之一。假使養了一個小孩，這筆借款便取消四分之一；若是雙胞胎，就取消一半了。假使是一個非常窮苦的人，接連養了四個孩子，他以前償還了的款子也可以退回來，以示獎勵之意。

一個家庭有四個孩子是國家所需的最低限度。爲『多多益善』起見，一九三六年規定了『家庭津貼法』，現在這種津貼只限於每月收入在一百八十五馬克以下者才能請求，這筆津貼是生下第五個孩子時每月有十個馬克，以後多生一個再加十個馬克，直至小孩到十六歲時止。算至去年年底止，領取這筆津貼的家庭共有二十五萬戶。津貼是由郵局發出來的，津貼領到後對於他們額外稅一律豁免。

所謂額外稅，例如購買過量的食物便有額外的課稅，這是一個大家庭所不能負擔的。

對於明公正氣的家庭可採取這種獎勵的方法，對於會養漢而又會養私生子的女人又當怎樣？不獎勵不是埋沒了她們的『勞績』嗎？但德政府是一視同仁，不會虧負她們的。近來魯爾區 *Waltenscheidt* 城的市長想出一條妙計：該市是德國全國生產率最低的地方，市長允以相當榮譽去承認在某種情形下所生的私生子，例如一九一〇年以後出生的『健全的未婚女子』，因上次大戰影響到男子的出生率因而不能結婚的，該城對於她們的私生子允居於『教父』(Godfather)的地位，她們每養一個孩子就可以取得一本五百馬克的銀行儲蓄摺。

德國獎勵生育的種種方法不是為人民謀福利，完全把家庭當做國家的一個單位。德國有一個笑話：『父親工畢歸家，看見母親留一張字條給他，上面說她很遲才能回來，因為她參加防空演習去了；於是父親也在原條上加了一句他去受公民訓練，所以回家時也是很遲的……他的兒女們回來後又加了一句，今晚一定要到青年團去……隨後來了一個小偷，最後加了一句：謝謝我們的元首，給我一個滿載而歸的機會。』

全世界都在憂慮着人口過剩，一面却在拚命地獎勵生育，像英國、法國、意大利、比利時都是一樣，但

是像德國把獎勵生育當做重要國策之一，把人口當做國家重要產業是少有的。希特勒曾經說，『我預計我們的成功不關乎築路若干，修造橋梁若干；創辦新工廠若干，訓練軍隊若干，最大的關鍵是在我們有多少新國民。』德國報紙不斷宣稱，『過去二十年中我們被搶去了一千一百萬孩子。』這件事變成德國社會上的先決問題，同時也變成全世界的嚴重問題。

一九三九，九，二五。

鐵腕下的意大利女性

在世界文明國之中，中小學教師大部份爲女性所占領，英美兩國是這樣，意大利亦是這樣。近年來，意大利各大學女子入學之數激增，單就一九三六年而論，新學生共計三萬七千人，其中女性占了五千。這五千女性之中專攻醫學的又占絕大多數，這個現象正與蘇俄女性的趨向相同。意大利原係尊重女性之國，近在黨章之下女性受到束縛，凡是不結婚的青年男女都受社會嚴厲的攻擊，結婚以後縱令夫妻反目也得永遠同居下去，因爲離婚在意大利是絕對禁止的，所以意大利人選擇配偶有意想不到的鄭重，以免影響終身幸福。意大利女子六歲編入特別隊，稍長一點即施以體操、運動、軍訓、看護、衛生、速記、打字、等等訓練（必修科），十四歲成爲女黨員，十八歲穿上制服參加黨員工作。現在未結婚的青年女黨員約在十萬以上。此外意大利立法有男女平權的規定，妻的個人收入完全爲妻所有，丈夫不得染指。

意大利爲獎勵生育起見，過去青年男女舉行婚禮可向政府借貸一千里拉的費用（約合國幣一百元）現在由一千里拉增加到三千里拉，但以二十六歲以下青年男女爲限。其分期償還辦法仍與從

前一様，如果結婚後生下一個小孩可以扣除借款十分之一，換句話說，如果生下十個孩子這筆借款便可一筆勾消了。此外政府頒布六項法令爲獎勵生育而設：（一）子女衆多的家庭豁免一切國稅，（二）官吏考試的應試資格須結婚兩年以上，（三）官吏生下小孩者增加有定額的薪俸，（四）決定國民一般工資應以全國家庭人數爲正比例，（五）官吏如能規定按月家用支出表以全部收入交付其妻者即視爲模範官吏，（六）政府爲救助多產者起見，撥款五十萬里拉交與法西司黨部作爲基金。

意大利提倡結婚獎勵生育雖用盡種種的方法，（如對結婚者給予補助金，對多子者給予獎金，對獨身者課以重稅等。）但一九三五年結婚率較之一九三四年反見減少。慕沙里尼自一九二二年執政以來至一九三五年止，結婚率減少百分之三十一。一九二二年每千人結婚率爲百分之九·六，一九二三年減爲百分之八·七，一九二四年減爲百分之七·九，一九二五年減爲百分之七·六，一九三三年減爲百分之六·九，只有一九三四年回升到百分之七·四，而翌年（一九三五）仍降爲百分之六·七，理由是意大利人民太窮了，個人尙且活不下去，何能再加負擔？現在各國每千人的結婚率德國爲百分之九·七，英國爲百分之八·六，波蘭爲百分之八·三，法國爲百分之六·八。法國比率最少，還比意大利略高一點。

意大利報紙常有獎勵生育的言論。最近有一家意政府機關報『意大利新聞』做了一篇洋洋灑灑的社論，上面說，『意大利人要多養兒子就應當多喝葡萄酒，葡萄酒喝下肚去可予以適當的興奮，而為生活力之源泉。世界上生殖率最小的國家大抵都是不喝葡萄酒的。』這位想入非非的主筆先生不知從那裏搬來這番妙論，假使他的話是真的，那麼號稱葡萄酒樂園的葡萄牙何以並無人滿之患？法國是釀製上等葡萄酒的地方，何以結果適得其反？

有一天，意相慕沙里尼駕車出外，有三個小孩子站在街心遊戲，險些兒被汽車壓壞了，慕氏趕忙地停車跳下來，輕輕的詢問他們，打聽得他們的住處，便跑去找着他們的母親。慕氏向那個婦人說，『你要當心孩子們，孩子們是國家最大的寶貝。』那個婦人見這位名震寰宇的首相光降到她的屋子裏來，不覺吃了一驚，隨後她侃然說道，『我的丈夫到東非打仗去了；我從天亮忙到天黑才勉強維持一家的生活，那有工夫照顧到孩子們的頭上？』慕氏聽得這話，從口袋中掏出一百里拉來交給可憐的母親，頭也不回地走了。這段故事現在成爲意大利的宣傳材料。

日本職業女子的碰壁時代

德國女子作工的機會少是世人所熟知的；英國呢，雖不像德國之露骨地排斥職業女子，然而大多數商店裏每當招請女店員的時候往往預先聲明道：『已婚者請勿惠顧。』

美國是怎樣呢？誰都知道，美國係極端尊重女權之國，走路讓女人先走，說話把女人放在前頭（女士們和先生們）然而一遇到吃飯問題便死勁地把女人推向後面了。自一九三二年國會通過『經濟法案』以來，其二百十三條載：『如遇裁員減政時，應儘先裁去已婚者。』表面上已婚者三字是男女並用的，然而被裁者往往却是已婚的女子。

因上述原因，而祕密結婚之風盛行，影響到社會道德問題。不料這風氣漸漸從歐美傳到日本來：日本有許多銀行及大公司規定不用已婚的女職員，於是『假密司』有車載斗量的趨勢。有一個官商合辦的大銀行，其中三十多位女打字員却有一半是過時已久的『密司』。她們肚子裏明白，彼此互相遮瞞，假使一宣揚出去便有摔破飯碗的危險，而各人都有難言之隱，誰願引起別人的報復手段呢？過去不久，該行發生一幕短短的悲劇：某打字員的祕密丈夫（實係正式丈夫）因急性肺炎逝世，女的自看護

丈夫起至料理喪事止只能以本人感冒爲由向銀行中請假，只能服『心喪』而不能着正式喪服，這是多麼難受的境遇？

事實上，有些職業女子的心理並非解決生活問題，而係取得與男子多多接觸的機會，藉以物色其理想中之夫婿。日本鳥取縣某富翁之兩女從錦簇花團的家庭中悄悄逃出，淪爲咖啡店的女招待，她們不是解決『物質的飢渴』而是解決『性的飢渴』在日本職業女子之中，因與男性接觸而於結婚前喪失其貞操的尤屬指不勝屈。日本還有一種特殊的現象，年輕貌美的女職員，其對象往往並非翩翩美少而係中年以上的男子。不消說得，這是受了物質的引誘：一個人有了鬍子然後才有豐富的財產，小白臉往往是一錢莫名的。

許多卑劣男子利用其頂頭上司的身份（無論政界或商界）對於女職員施以利誘及威脅。試舉一事爲例：日本某公司董事是個道貌岸然的長者，他悄悄向部下一個女交際員說，『你不必在東京訂契約吧，和我到溫泉去訂約也還不遲。』除開男子利誘之外，也有女子自願入彀的。歐美流行一種『父女、夫妻』的風氣，是說一個花枝招展的少女嫁給老態龍鍾的富翁，分明是一對夫妻，人們却往往錯認爲父女關係，這是美國女星所發明的，而現在已成爲日本最普遍的現象了。

這種趨勢之所以釀成，由於女子虛榮心太重，習於奢侈生活，非汽車洋房不樂，非山珍海味不飽，小白臉雖好不如金錢好。美國女影星還有慣於離婚的風氣，離婚一次可得若干贍養金，離婚次數愈多而腰纏愈富，或者縱不離婚，老頭子終究是不久於人世的，妻子承受遺產之後何患無小白臉拜倒於石榴裙下？到那時，不僅彌補了過去彩鳳隨鴉的缺憾，而且憑着金錢魔力可使小白臉永爲不侵不叛之臣。

最後還有一段笑話：日本某婦人雜誌爲刊載一篇海水浴的文章，有攝製裸女插圖之必要，攝影記者跑來報告總編輯，總編輯回頭向一位女記者開了一次玩笑道：『你何不做些浴衣試試看？』不料女記者信以爲真，馬上把筆擱下來解去上衣做出裸女的姿式，總編輯爲之駭然，旁立的年輕記者一個個不敢逼視而相率退出了。這位勇敢的女記者後來和總編輯打得一片火熱，起首是總編輯叫她光着身子拍照。但她倆發生愛情之後一同離開報社，她把總編輯的一切都弄光了。她現在已另有愛人，營金屋於『代代木』穿上一套時式的洋裝招搖過市，她好像成了個幸福的摩登馬丹了。

一九三七，三，一七。

日本婦人團體全貌

五色繽紛的日本婦人團體可別爲五類：即（一）愛國運動，（二）修養團體，（三）參政運動，（四）社會事業及宗教團體，（五）職業團體。前兩者屬於半官性質，後三者却是自動組合的。

第一類之中有『愛國婦人會』及『日本國防婦人會』兩個團體。前者資格最老，創立於明治三十四年，後者誕生於昭和九年，然而兩者的活動力在伯仲之間。明治時代的女傑奧村五百子是愛國婦人會的發起人，她的後任是下田歌子，下田於去年逝世之後，現任會長爲本野久子。會員現有二百四十八萬。其會務可分下列兩項：（一）戰死者遺族之慰問；（二）出征軍人之送迎。兩者都具有『軍事後援』的意義。

自九一八事變發生以來，突有『日本國防婦人會』之產生，開始在大阪出現，隨後推及全國，其總部設於陸軍省之內，會員自承爲『站在槍桿後面的婦人』。從前女子愛國運動由『愛國婦人會』唱獨角戲，自『國防婦人會』崛起之後，其勢銳不可當，兩會拚命吸收會員，助長其聲勢。在過去，愛國婦人會的主要份子都是些貴族議員的太太，分任各府縣支部長職務，然而現在爲競爭關係採取多多益善

主義，便是銀座街的女招待也被吸收爲會員；國防婦人會不甘示弱，急忙吸收了新宿的女招待，以示旗鼓相當之意。

國防婦人會以『非常時期』之名而起，其活動造成了後來居上之勢。會員號稱三百五十二萬，會長爲武藤信義夫人（武藤係滿洲事變時之主將）副會長爲陸海軍大臣夫人，各地支部長爲團長夫人。而愛國婦人會的主角却是貴族夫人所充當的。

第二類最大的團體是布滿全國的女子青年團（原名處女會）其目的爲聯絡感情、研究學術，其組織由鄉村而府縣，聯合而爲『日本女子青年團』這是昭和二年間事，創辦人山脇房子畢生盡瘁於此。現在會員有一百五十六萬，在日本文部省（即教育部）社會教育局管轄之下，每年給予補助金一萬元。此外還有一個『日本婦人聯合會』性質完全相同，所不同的，前者會員限於處女，後者却是已嫁婦人所組成的。該會於昭和五年成立，會員已有一千數百萬，係日本婦女界最大團體，同時亦受文部省社會教育局管轄。這兩個團體並無互相傾軋的現象。青年團理事長一席自山脇逝世後，現由吉岡彌生繼任。她是日本最有名的英雄，一身堆滿着長字號招牌，日本沒有第二個婦人像她風頭十足的。

第三類是參政運動。她們口角上常常掛着一種議論：『原始的女性是太陽，光芒萬丈的太陽現在

變成了男子的附屬品，好像慘白無色的月亮了。（按日本等國都把太陽比作陰性，中國恰與之相反。）

明治四十四年之秋，日本女子大學出身的一批發表上項宣言組織『青踏社』以來，接踵而起者有新婦人協會、真新婦人會、婦人參政權、母性保護等項運動。據說有一時期，日本新派女子有跑到堂子裏吃花酒大呼『男女平權』之口號的，也有身着男裝足踏木屐在街上大搖大擺的。大正二年，另有一支『反青踏社』的生力軍發現，其中人物有跳舞界名宿、美容院元老，掛起『真新婦人會』的招牌來；而青踏社諸領袖一個個忙於戀愛，不把會務擺在心上，大正五年，青踏社便從此瓦解了。

不久，有一位曾經喝過海水的日本女人在美國洗過碟子，半工半讀，從女權極端發達的美國跑回女權極端不振的日本來，異軍突起，組織『婦人選舉權獲得同盟會』。她是日本有名的『男性之女性』，名叫市川女士。她回到東京後四處亂跑，忙得滿頭是汗，號召無數同志，於大正十三年之末組成了婦選同盟會。

第四種是以宗教為背景的婦女團體，如日本基督教婦人矯風會、婦人和平協會、基督教女子青年會、雙葉保育團等都是屬於基督教範圍的。其中活動最力者為矯風會，創立於明治十九年，曾發起風靡一時的廢娼運動，但因帶有宗教色彩，多數人雖表同情於廢娼運動，却以倡導者不得其人，都抱着觀望

不前的態度。此外還有佛教女子青年會，沒有多大力量。

第五種是女子職業團體，其概狀如下：（一）日本女醫會，會員約三千四百人，其中二千人是東京女子醫專畢業的學生，該會現已成爲萬國女醫協會日本分會，會長爲吉岡彌生。（二）紅十字會篤志看護婦人會，過去中日、日俄兩役及滿洲事變時，曾有許多的豔聞佳話流傳一時。（三）全國小學校教員聯合會及中等學校女教員聯合會等。

日本女子是世界上最馴懦的女性，然而在新潮激盪之下，她們不甘於困守深閨而開始參加社會的活動。我們且等着看，那些自命爲太陽的日本女子究竟能擺脫月亮的羈絆否？

一九三七。

土耳其新女性

近十年來，土耳其女子地位已有一番很大的變遷：從前女子出外必須帶面罩穿黑衣，遠遠看去像個沒頭沒腦的黑影子蠕蠕而動，現在換上西裝及西式浴服，自頂至踵煥然一新。舊式女子不許出外交際，而現代女性就像長着一雙野貓腿，在公共生活中、在選舉投票時、在各種職業團體內、在政府機關裏、在貿易場所、都有她們的蹤跡。有一位摩登女子名叫莎巴哈，現年十九歲，她對人說：「當女子獲得解放後，我和我妹第一次出外時看見來來往往的人，羞人答答幾乎抬不起頭來；現在慣了，也不覺怎樣。」

莎巴哈小姐今年在高中畢業，將要升入大學了。她的家鄉是個有居民五萬的市鎮，她在家鄉中是第一個進高中的女子。從前的女子不許進教會學校，除開亞美尼亞女子以外。（混居在土耳其境內的一種民族。）莎巴哈早就有求學的志願，她的父親是繆夫，有兩個女兒，對於她的志願同情中又表示懷疑，但諸姑姊妹比她父親頑固得多，咬定「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學說，於是她父親也軟化了，足足有三年之久，莎巴哈被鎖在閨房裏，一直到新潮澎湃後她父親畢竟心回意轉，才把她送到美國人所辦的一所學校。這學校在離家不遠的城市中，不久就停辦了，又到較遠的地方進土耳其所辦的高中學校。從

前土耳其文用阿刺伯字母，莎巴哈進高中的第二年，土政府下令改訂文字，換了拉丁字母，莎巴哈重新學習一遍。她的英文程度很好，個性發展，富於自信力，同時又有批評力。她是個楚楚動人的女子，身裁苗條，臂直髮短，櫻色眼睛，皮膚微黑而細潤。土耳其女子略帶西方婦女的風致而不脫東方人本色，她就是土耳其的標準女性。她愛好書籍、電影、散步、及戶外活動。假使她早生幾年，那有造成現代女性的希望？

一九〇八年，土耳其法律禁止本國女子進外國學校求學，那時土耳其女子的最高學府祇有一所，在伊司丹堡的女子師範，其中重要課程就是阿刺伯宗教和波斯宗教，可蘭經成爲教育上的經典，祇有少數最富有的維新派纔能聘用家庭教師，普通女子則多半在荷加（Hoda）學校讀書，沒有坐位，大家坐在地下東搖西擺的唸着可蘭經，就像中國蒙童背誦千字文一樣。經書用外國文體，信口亂讀，不懂其中意義，讀了兩年就算糊裏糊塗的畢業了。畢業後十幾歲就得嫁人，從此一輩子受丈夫指揮，以服從爲無上美德。有一次莎巴哈的母親誥誡她，「你以後每天晚上不許修指甲了，這是罪惡。」莎巴哈說，「修指甲怎算罪惡？」母親說，「不用問了，這是前人傳下來的規矩；我們是女人，女人祇有服從。」

現在莎巴哈故鄉中進了高中的女子除她外還有二十人，恐怕將來還要增設些程度較低的女子學校。教員們教授女子極熱心，常常擴充新生名額，同時設了學生坐位，本來是兩個人的坐位因人多擁

擠的緣故往往坐了三個人。在初中讀書的土耳其女子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四年全國祇有六十七人，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四年增爲七百七十三人，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三年又增爲八千零六十四人。伊司丹堡國立大學是男女同校，在初級及初中學校中也有男女同校的，祇有高中是例外，土耳其教育家認爲女生剛到發育時期和異性接觸是很危險的。土耳其女生大概穿的暗色制服，有灰色、深藍色、黑色、幾種。教員走入教室時，女學生恭恭敬敬地行立正禮，教員有問必答，而且絕對服從教員的指揮，但和舊時代具有奴性的女子不同，態度出於自然，溫柔中寓有表現獨立人格的精神。有兩位文學教員暗中向外國教員說，「讓女孩子讀愛情故事像莎士比亞和瓊恩俄司頓的著作是不是妥當？俄司頓著作中談愛情和婚娶問題談得太起勁了！」可見土耳其教員仍未改變從前的觀念。據外國教員私下考察，土耳其女學生對於浪漫派小說視爲拱壁，就是聰明美麗的莎巴哈也是一樣。據她說，「初看時津津有味，看久了千篇一律，現在索然興盡，也懶得再看了。」

土耳其女子舊式服裝有所謂「雲肩」，莎巴哈僥倖未穿過；在五年以前是不能不穿的，五年以後或許想穿也穿不着了。雲肩不僅披在肩上，而且遮過了前額、頸部、頭髮、兩肩、手膀。這是一種標記，女子成年時必須披上雲肩；未披雲肩以前可和男孩子頑在一塊兒，或者結伴游行，或者同上戲館，祇要披上雲

肩一分鐘以後就像帶上鐐銬，和世界完全隔離了，和人類也疏遠了，不能跨進公共娛樂場，除父兄外不許和異性談話。在最早時期十二歲女子就要披雲肩，父母馬上得替她留心婚事。舉一例以證當年雲肩的重要性：近有一羣活潑潑地女童子軍在街上游行，被一個披黑色雲肩的老婦人看見了，她不覺淌下淚來，並且嘆口氣說，「我不懂我活了這一把年紀，世界居然翻了底面，越鬧越不成樣子了！你瞧，這許多已經到了婚配時期的女孩子竟敢拋頭露面，在街上東奔西撞，把頸頸和臂膀給千人看萬人指，而毫沒有害臊的意思！這樣寡廉鮮恥的人，老天肯放鬆她們嗎？」這位慈祥正直的老婦人不僅爲世道人心一嘆，且怕老天真個降罰她們而不能不一掬傷心之淚。

西方人理想中的女權運動以政治上權能和經濟上機會爲標準，做夢也想不到土耳其女子以解放服裝爲重要：她們認爲服裝解放就是取得自由的表示。有一個外國人訪問他所認識的土耳其女子，贈給她一本美國雜誌，上有一張圖畫是一個披了雲肩的土耳其女人，題爲「新土耳其婦女」，她不禁勃然大怒，認爲侮辱了現代的土耳其女性。現在土政府給女子以種種經濟特權，但在一般普通女性看來這些都不重要，而最重要的就是給她們以新娛樂，從前祇男子們纔能享受的電影戲院、團體生活、遊戲、書籍、外國音樂等項她們都自怨「前生不修，今生罰作女身」，現在她們可以儘量享受，好比從九幽

十八獄跳進天國之門。從前認爲人生祇有悲哀，現在纔悟到人生之美妙了。而最使她們稱心滿意的則是解除了她們身體上的鎖鍊，從此用不着再披雲肩了。總之，土耳其舊式女子一切都受拘束，不能把個性表現出來，就是和女子混在一堆兒也祇許規行矩步，現在翻轉身來可以任意滿足自己的嗜好。

過去的土耳其比美國做英國殖民地時候的清教徒的規則更嚴厲，土耳其有幾句老話，「快樂是人生的恥辱，土耳其人是不許享受的。」古代有禁酒律，十七世紀有一位蘇丹想盡方法禁止人民吸食淡芭菇和咖啡，他想入非非，派出大批祕密偵探在人叢中去嗅各人口中的氣息，假使帶有煙酒氣味的馬上關在牢裏，但法網雖嚴，土耳其人民仍不免陽奉陰違。舊式土耳其真是個頑固絕頂的國家，圖畫和人像都被取締，回教徒不僅把蘇非亞（土耳其聖人，像中國崇祀孔子一樣。）廟宇中精巧雕刻物塗去，甚至十六世紀有色彩的瓦片也被塗改了。在這些事情上尚且如此，講到男女問題他們更不高興研究，不僅不研究，且抱極端厭惡的態度。從前有一位模範父親曾說過，「我最愛憐我的兩個女兒，但我希望她們在未出嫁以前都死掉，免得活着受罪。」女子的地位祇有嫁人，嫁人的目的祇有生育，假使不能生育，就不如不嫁人的好，更不如不活着的好。生育愈多愈好，就像生育機器。一個土耳其社會學者說，「平均每個家庭大概有十個小孩子。」此外還有一件事使我們驚異的，則是女子雖以結婚爲痛苦，而不結

婚之痛苦更大；女子是有生育義務的，假使在未嫁以前死了，就算逃避義務，死後必墮地獄。我們把往事重提一下，可見土耳其女子對於新時代是如何的馨香禱祝了。像前文所舉之一例，那個爲女童子軍而流淚的頑固老婆子是千萬人中難找一個的老古董，假使有一個女子想恢復面罩和雲肩這一類的東西，她的同伴或者她的姊妹們必欲得而甘心，以除害羣之馬。

有一位土耳其婦人名叫格爾吞，從安卡羅乘火車到伊司丹堡。她坐在二等車廂中，是個體面而肥碩的婦人，年約四十歲左右。當她走上站台時，有多少親戚歡送她。上車後，看了絨製椅墊，車頂電燈，還有形形色色的客人，她怡然自得地用傘柄把衣帽掛在鉤子上。和她同座的是一位外國人，她和這位外國人攀談起來了，這位外國人不懂土耳其話，於是她倆改用法國話。這位太太口若懸河，越談越起勁。她說：「我這次能獨身旅行，真是一件奇怪而有興趣的事。從前每次旅行都有父兄丈夫或姑孀陪伴，除開他們外不許和別人談天；我是喜歡談談笑笑的，現在我可以隨便談話了，而且是和外國人談話。我的女兒說我不懂英文，誰知懂法文也可以和外國紳士說東說西。」她好像把四十年關在肚皮裏的話一古腦兒都搬了出來，談過了私人生活又談到祖宗三代，一面談一面把食盒打開來，那位外國人正想謙遜幾句，那裏容得他開口，桌上早已擺出一盤精美的雞肉，還有削了皮去了核的水果，外國人剛剛咬完了最後

的一口，她老早又遞過了擦手的手巾，這樣殷勤是西方娘兒們辦不到的。據她說，她這次是去訪問她的妹妹，她倆都受過教育，妹妹懂英文，程度比她高。她又說，「我在學校的時候最喜研究地理。不幸得很，在學校沒有多久就披上雲肩戴上面罩了。十六歲做了新嫁娘，丈夫很好，不過年紀大了些。我除開縫紉和撫育小兒以外，旁的事是不會的。」

「撫育小兒是一件了不得的事」外國人乘機奉承了她一下。但是她說，「不錯，但是受了相當教育，能够用英文和外國人說話，豈不是更了不得？」這位土耳其太太大概對於她自己不諳英語引爲憾事。她又說到她有一位姪女，英語極其純熟，一次在跳舞場遇到一位英國人，後來在家庭劇烈反對下嫁給了那個英國人，現在一雙兩好的在色門納度着甜蜜光陰。她只管滔滔不絕的說下去，她對於女子獲得解放抱着無限熱情，不過不高興投票，也不願選擇職業，就是經營她自己的財產也是馬馬虎虎的。

照上述事實看起來，土耳其女子獲得解放後豈不是成了浪漫、輕率、享樂、而不肯幹正經事體的女性嗎？其實這是解放以後必經的階段。現在土耳其女子也有在職業和公共生活上占了重要位置的，如女醫生、女律師、女法官、女著作家、女祕書、女新聞記者之類，女教員更有很大的數目，且有繼續增長之勢。多少市議會中有女子加入，巴爾幹每年例會席上也有土耳其女子列席其間。不僅城市中女子能創造

自己的地位，鄉村的女子亦然：色門納附近村落中有一個當選村長的女子。村長的職務是登記生產、死亡、婚配等事，法律上有關公文如合同契約之類非經村長簽字不生效力，遇有兩造爭執村長有仲裁之權，中央政府命令由村長傳達全村民衆。村長責任繁重，現在居然有了女村長，可見女子解放問題已深入鄉村了。土耳其女子在貿易及職業團體上占重要位置也是時勢造成的：過去的土耳其經過三次大戰，第一次巴爾幹戰爭，第二次歐戰，第三次希土之戰。據估計，全國壯丁損失一半，有許多職務必須女子出頭頂替，各種工作從耕田起到專門職業止都是需要女子參加的。在較低的工業上和勞動界上，土耳其女子都有相當地位：土耳其人百分之九十是農業的，女子從來就參加農場工作，礦業和工場上收容女工也有了多年歷史了。黑海海濱有一所美國人所辦的紙煙廠，內有一千女工，她們上工的時候都是帶上了面罩。工是要做的，禮教却不可不講。

至於容許女子參加專門職業及享有較高薪俸的位置，這是近年來最重要的發展。兩年以前，有一位合蒂加女士被任爲銀行分行長，這是第一個取得銀行界重要位置的女子。她生過六個小孩子，曾協助丈夫管理農場，而且又是一位教員。她認爲銀行業是女子最好的職業。她是伊司丹保美國人所辦女子大學的畢業生。另有一位女子領袖意芙查維許女士著了一部有趣味的書籍。一九〇八年土耳其憲

法成立後，允許本國女子在外國學校讀書，她是第一批加入伊司丹堡女子大學中之一個；後來留學德國，出席巴爾幹會議數次，並且到美國參加萬國婦女和平自由聯合會，算是土耳其女界中有數的聞人。

去年冬天鬧過一次有趣的風潮：有許多急進派的女子質問土政府，爲什麼女子不能充當軍官？這問題把政府爲了難：軍官在土耳其是極榮耀的職務，土耳其青年男子以爲執戈衛國是鬚眉所應爲，而且她們所要求的不是當兵士而是當官長，簡直地想要壓倒鬚眉了；土耳其雖然高唱着女子解放，恐怕這件事不便通融辦理吧？

阿刺伯婚俗

凡是旅行到阿刺伯的人們，開始觸目的一件事便是回教國的『哈蓮姆』生活。『哈蓮姆』一字的意義爲『神聖』或『禁地』的形容詞，是專指女人所住的屋子而言，與中國所謂『深閨』頗有相似之處。當然，把女人們過着與世界隔離的生活，這不是回教國獨特的制度，也不是東方民族獨特的習慣，古代希臘及羅馬還有基督教及猶太教都有與這相同的風俗；所不同的在西洋已成歷史陳跡，而阿刺伯仍把這個制度存續到今日而已。

女子到八歲便送入『哈蓮姆』和樓下所有的男人們及男人的世界斷絕交通，除父兄及婚後的丈夫以外，任何男性都不能和她見面談天。當她們外出的時候——如果她們不是婢女——要把頭巾及面罩遮蓋得緊緊地，只留着兩眼及鼻梁之一部在外，一直到結婚時新娘走進新郎的『哈蓮姆』爲止都不能把頭巾及面罩揭開，所以阿刺伯的青年是與從未見面的女子結婚。訂婚時由新郎的母親或者近親的女人跑到人家的『哈蓮姆』去訪問，少則十歲多則十二三歲的閨女，考察她的容貌和性格，然後報告新郎；如果得到新郎同意，這親事便算成立了。隨後便是致送聘儀，普通聘儀爲二十鎊，約合國

幣六百元，也有超過這個數目的；再加上婚禮費用，所以阿刺伯討老婆是一件非常吃重的工作。

根據教義，每人可娶四房妻室，此外還享有納妾的自由，男子們只要多多努力，多娶幾個老婆是不成問題的。至於新娘出嫁後，一年間不許出閨門一步，過此則訪問女友或出外購物都可得到丈夫的許可。據外面揣想起來，一夫多妻的生活必然不斷地醋海興波，然而他們的家庭保持絕對和平，這或許由於女人們另有其高貴之觀念吧。阿刺伯男子有不少在歐洲留學的，他們回國後因醉心歐俗，恪守一夫一妻主義，然而女的方面常常以此提出抗議。據聞阿刺伯北部靠近外約旦地方有一個豪族的女主人對於丈夫之形影相隨表示極端的不滿，她向當地會長請願，要責成丈夫於最短時期之內繼續迎娶第二第三及第四太太。會長剛巧是她們的長輩，叫她詳細把理由陳述一遍。她說：『這理由正多着哩：第一，我丈夫是個有作爲的人，他的應酬太多，我用錢用得太多不合算了。第二，我已經有了三個孩子，假使源源不絕地生育下去，將要消失了我的容顏。第三，生理方面，一個柔弱的女性不能應付一個精壯的男子。』她還引經據典滔滔不絕地說了一大篇道理，於是會長拿出做長輩的和藹態度來摸着鬍子說：『你真利嘴，現在打贏了官司，判令你的丈夫於一年之內趕緊迎娶第二位夫人。』

阿刺伯雖是守舊的區域，可是離婚法却較之歐美更稱簡便：假使是男子發動的，只消向女的說，

『我現在不要你了，』女子便悄然自去。同時女的亦可以『丈夫不能使她滿足』爲理由，絕裾而去。被離棄的婦女在阿刺伯不算一件羞辱。女子與前夫離異後取得分居的贍養費，經過三個月獨身生活便可擇人而嫁，雖至再至三亦無不合之處。常有新娘歸甯，帶回來的是另一夫婿，而父母不以爲忤。

阿刺伯人既有一夫四妻的規定，同時離婚絕對自由，所以一個男子做上好幾次新郎是一件極普通的事。尤其是統治階級，往往於用兵征伐締結和平條約時以結婚的方法代替簽字的方法，這是從古以來的習慣：被征服者獻女和親，勝利者載美而歸。據說漢志國王伊本沙德已納第一百九十三號王妃了。他有二十五位王子，而公主不計其數。他有過人的精力，十足具備阿刺伯偉人的資格。原來阿刺伯人過着沙漠生活，無時不受死神威脅，一方要抵禦自然，而十餘世紀以來綿延不斷的種族戰爭使他們更感種族蕃殖之必要。『韓信將兵，多多益善，』討老婆和養孩子都成了他們的最大信條。

阿刺伯女子在街上走路時用斗篷及披肩把臉和全身都遮蓋起來，那種樣子在外國人眼光中看來是非常奇特的。

瞎眼在那裏不算一回事：眼病流行，蒼蠅在小孩子們當中飛來飛去，從這隻眼睛傳染到那隻眼睛，差不多每家至少有一個人失去其一部或全部視力。回教徒每人可娶四個妻子，只要父母不要求太太

的嫁奩，就是瞎眼的女兒也不會找不到婆家；當然，她們當中也有年紀很大尚未結婚的，但這種人占非常少數。

她們最不明白的一件事就是爲什麼許多西洋女子都是未出嫁的。她們見着西洋女子時劈頭第一句每每問，『你有幾個小孩？』客人若是答覆她『尚未結婚，』她們的驚異和大不謂然的樣子馬上會流露出來：『怎麼，年紀這樣大還沒結婚？你父母不代你尋個對象，你不願有丈夫和小孩嗎？』有人向她們解釋一個青年女子尚未遇到中意的男子時，這更增加了她們的迷惑，她們以爲女子第一次與人結婚時自己毫無選擇之權。『她是這樣年輕，連向她商量的手續都大可不必；她的父母知道替她怎樣安排。』就是最疼愛女兒的母親，做夢也不會想到她的女兒在結婚之前應先有愛情的過程。有時一個男孩子在屋頂上偷窺未帶面紗的鄰女因而發生愛情，這種愛情的結局除悲劇外沒有什麼。爲避免這種悲劇，屋頂上都用高欄杆隔離着，閨房朝外的牆不許開窗，女子到十歲或者更早些便把紗遮住臉龐。

他們最理想的婚姻是中表通婚，父系（姑母及伯叔等）表兄有向表妹求婚的優先權，依次輪到母系（姨母舅父）表兄；若是這些親戚都不願娶她時，才輪到與外人議婚。阿刺伯女子大半都順從父母的意思，因爲除了她們自己社會裏的婚姻習慣外從沒聽過別地的婚俗，所以她們不會存有任何奢

望。每個女小孩都預備着做新娘的一天，若是頭髮太短，她們耐心地用種種可能的法子使頭髮生長得快點，爲着長髮最可驕傲，最受人們的誇讚。

假使男家是富有的，滿城的人們都會談論到這件事——她的未婚夫送來多少財禮？多少疋綢緞及金飾珠玉？那時她或者還不曉得結婚的日期，一直要等到一個女人用指甲花塗染她的手指和足指時，她才明白她一生最可紀念的日子是蒞臨了。

婚禮之夕，當新娘穿戴滿身豔裝時，她理當哭泣，坐在母親後房裏關起門來啜泣不已，身子不住的抖戰着，也許她是真的感受着一種恐怖。這時候新郎被人領進一間屋子，坐在椅子上領受親友們的祝賀。當舉行親迎禮時，新娘須用盡生平氣力不肯移動一步，並且還要銳聲而呼，結果被人牽曳到洞房，立刻把門關上，只剩下她和新郎面對面坐着，她那時心上起落不定，『他漂亮嗎？他立刻就愛我嗎？』但她感覺到婚姻是前生註定的，她從小就聽過『上帝是仁慈的，』她只能作如是想。

當婦人離過婚或變成寡婦時，第二個丈夫她有同意權。有個住在科威特的女子名叫夏了的離婚後回到父親的家裏，她父親替她選擇了一位遠親名叫柏得的做她的第二任丈夫，她同意了。當洞房花燭之夜，她發現新郎年老而蓄有皤白色的鬍子，她是個任性慣了的孩子，並不隱匿她的忿怒和失望的

情感，只見新郎滿臉堆下笑來說，『你不喜歡我好，讓我打我幾下，出出你的一口惡氣。』他把老臉湊上去，迎受年輕新婦所賜的耳光，一點兒不抵抗，一點兒不動怒。後來夏丫漸漸愛悅這位老丈夫，他是仁慈寬大的丈夫，並且還是專心於小孩的父親。她比同階級的婦女享受更多的自由，她也用不着害怕丈夫另娶一個妻子，他感覺滿足；但當他活着的時候，她從來沒停止過譏諷他的一隻腳已跨進棺材裏。

十四歲結婚就算太遲，父母從不覺得把女兒在發育未全之前結婚是件殘忍的事，九歲或更小的年齡結婚並不稀罕。

丹娜是個富有者所疼愛的女兒，許婚於她所不喜悅的表兄。她剛強而美麗，未婚夫是個貌陋的獨眼龍。他倆做小孩時就常常吵過嘴，爲着這緣故，婚事一年拖延一年，拖到丹娜十七歲的時候已屬無可再拖。有人發覺她暗中熱戀着一個鄰兒，她就被禁錮在家裏，一個老婦隨時監視着她，她用祕密法子仍然進行她的戀愛，不止情簡往來，而且還有唱唱私語及幽會等事。回教徒對於這些事懸爲厲禁，泥水匠立刻把房門和窗戶都堵塞起來，只剩一個小孔，能遞進一碗飯延續她的生命。這不幸的女子要被禁四十天去默想和懺悔她的罪惡，她的父親憂憤致疾，不能執行責任上所應做的事，就請一個男親戚來代替他；第四十天到了，泥水匠再來啟封，那位親戚手中擎着一管鎗，丹娜就此完結了。

死刑是防止女子喪失貞操必需的動作，近親們都有這種責任——用血來洗滌家庭裏的污點。但是，這種悲劇的發生從來沒聽得刑罰到男子方面。

阿刺伯女子唯一的事業是結婚，這完全是她們的天職。她要懂得怎樣討丈夫的歡喜，怎樣才能持久，否則離婚或丈夫再娶是不可避免的事實。假使丈夫有好幾個妻子，丈夫不是一個妻子所能獨占的，那麼輪到她的班期她要用全副精神來迷惑丈夫，超過其餘的幾個。

假使這家庭是富有的，女人用不着親操井臼，就把光陰整個兒化在爭妍鬥勝的化妝技術上。當丈夫施施然從外而來，她必須恭候於閨門之外接着他的外衣和手杖，領他進房，那裏預備着他所喜悅的一切東西，她不能和他同吃，因為照風俗男女是不可同吃的。飯吃完，咖啡預備好，再放點香料，香爐裏冒着芬馥撲鼻的煙氣。丈夫疲乏時，一個能幹妻子能用按摩術使他忘記一切疲乏。

窮人大半是一夫一妻。許多不快樂的妻子都埋怨丈夫不該發財，她們常常說，『我們原是很快樂的，直到丈夫發了財，從此家庭便無甯日矣。』

有時也遇到同事一夫而為摯友的一對女子，科威克就有同事一夫的兩個女人彼此互相愛悅，甚至衣服同一式樣。她們的信念是這樣，『丈夫應該抱定均愛主義才保持着家庭中的公平與和睦。』

但妬忌是阿刺伯婦人中常有的事。有一人向甲妻說他是他所最愛的，突然隔壁房間裏飄出一片銳呼聲，原來乙妻聽壁腳聽了這話，不禁勃然大怒，因為最近她丈夫向她發過同樣的誓。當然哪，兩婦之間難為夫，當家庭中起酸化作用時，丈夫是很難應付的。還有許多婦人把自己的疾病歸咎於敵人，『她一定放毒物在我的飯食裏，使我吃了肚子裏長出蛇來。』當她們死了小孩時也在咕噥着，『她用邪術害死了我的小孩。』

姘婦在家庭中常有更大的爭吵。女黑奴有時迷惑了她的主人，比他正式迎娶的貴族美女還要得寵些，這樣可恢復她的自由，再由奴隸地位升到正式妻室的位置，因為奴隸與婚姻是不能同時成立的。另有一種姘婦不是女黑奴而係喬治亞女人，因為她們有白皙的皮膚。間或有別國人在戰時被人劫來，也有在襁褓時被人劫來的，她們忘記了自己的祖先，俯首帖耳地做她們主人的『美人兒。』

這是一件平常的事：當女黑奴生下一個孩子，她說這孩子是主人的骨肉；倘若主人敢於當着妻子的面前承認他的過錯，這孩子就算他的後人了，和其餘的孩子受着同等的待遇。凡女奴與主人生過孩子後不會再轉賣出去，主人死後她一定就要被釋的。

不生子的婦女們常向女醫生說，『倘若你用方法使我得了個孩子，我願把我所有的東西送給你。』

這由於丈夫常以不生育爲離婚理由，男孩子更是他們所需要的。詩人描寫阿刺伯人計算他們的樂事：『多子是真樂。』這不僅形容他們愛小孩的心理，同樣還帶着中國人『養兒防老積穀防飢』的意義。

男子要到花燭之夜才能看見他的妻子，可是看得不對勁時很容易解除這個束縛：他只消口中說出『離婚』兩個字，女人馬上得收拾她的東西回到娘家去。若是在證人之前連說『離婚』三次，無論他怎樣後悔都不能收回他自己的成命。經過『三遍離婚的話』如欲重收覆水，他的妻子必須纏纏摸角另與一人結婚離婚之後才能回到原來的丈夫處。這條法律寓有限制人們說『氣頭話』的意思。有種歡喜自相女人的男人願與女人結婚一夜而離婚，於是她可以再與意氣已平的前夫重圓破鏡了。

有一位美麗的女人叫白杜英，和她的丈夫亞達拉許恩愛異常。亞達拉許是個脾氣暴躁的男子，一次因細故連說三遍離婚的話，怒氣消解後他後悔得抱頭痛哭，那有甚麼辦法呢？他只能找到一個人和他親愛的妻子結婚，後來妻子逃回來與之復爲夫婦。可是，他的暴躁脾氣始終是改不掉的。

男人可享自由離婚的權利，女人是男人的財產，男人要她時她永遠不能振翅飛去。同時他們有一迷信：女人如用缺口的杯子飲茶時，她的丈夫馬上得蹣跚。所以受丈夫壓迫而不能離婚的女人常常在暗中變演這套戲法，希望把丈夫的性命換取她本身的自由。

說得說回頭，女子要離婚也有許多妙訣：無論丈夫怎樣不放走她，她今天將一盆熱湯傾覆在他的身上，明天將碟子拋擲在他的頭上，後天還有一套更壞的新花樣，直到丈夫怒不可遏時她就可如願以償了。此外還有一法，妻族用經濟或其他方面的壓迫手段使丈夫給予妻子的自由。但孩子須歸父親領帶，除非嬰孩歸母親領帶到兩歲爲止。

阿刺伯的小孩真可慘：父母缺乏衛生常識，每年天花盛行，加上別種疾病，不知白白犧牲掉多少小寶貝的性命。常有母親在病房裏捶胸頓足的哭，『我生下許多小孩，只剩得這一個了！』

東部阿刺伯婦女少有識字的。男子不讓她們識字的用意是，『若是我們的妻子都會寫字，怎好防止她們寫情書給她們的情人呢？』所以她必須請別人代替寫信。大半女人在一生當中沒收過幾封信。女人遇着不如意事用不着抑制她的悲感，就是男子因發洩情感而放聲大哭在阿刺伯不算一件可恥的事。病人常常解釋他自己瞎了眼睛的原因說，『這不由於病，由於哭泣過度。』死去小孩的母親常把所有同病相憐的朋友聚攏來哭做一堆，後來朋友們安慰她說，『凡事由天安排定，』於是她們向天祈禱，求賜福於生存的孩子們。

伊拉克女子「服裝解放運動」

巴格達（伊拉克首都）女子從來是帶面網的。除面網外，還有一種阿巴（披肩之類）往日女子用一條阿巴從肩際披到裙的下端，再用一條阿巴裹着頭部，同時帶上兩個面網，外面人看不見她，她也看不見外面東西，好像瞎子走路，往往失足跌倒，路人趕快把她們扶了起來。到現在，婦女多數祇用一條阿巴和一個稀薄面網，也有完全去掉了的。

面網及阿巴是回教風俗，伊拉克是回教國，雖有少數非回教民族雜居其間，也祇能遵守大多數民族的習慣，否則女子拋頭露面，人人得而侮之。直到現在，還有道貌岸然的教士路上撞到女子立刻掉轉頭來，像女子會要破壞他們的道行似的。

女子自頂至踵罩着柔軟而長用黑絲製成的阿巴也可以顯出美的線條，而且披了阿巴把身裁及衣服都遮住了，縱然是嫫母、無鹽，外面人往往把她們當做西子、王嬌。

在經濟方面，阿巴也有幾個特點：一頂女帽每年可以換上三種式樣，女子的西裝如顏色鑲邊及式樣往往一年一變，甚至一季一變，惟有阿巴永遠是黑色的，剪裁永遠不變，冬夏可着。現在摩登女士們如

雲之髮要燙得鬆曲有致，面部要薄施淡掃，衣履要裁鴛刺鳳，甚至手足指甲也要塗上鮮豔奪目的蔻丹，纔顯得自頂至踵毫無缺憾，這不但經濟上極不合算，便是時間上也不合算。如用阿巴及面網，可省却這許多的麻煩。

但阿巴與面網是男子幽禁女子的工具，不論有多大好處終歸是要打倒的。現在巴格達女子已朝着解放的路線走去，女學生見了男教員已拋頭露面而不以為奇了，許多新式家庭往來酬酢，雙方妻女已毫不規避了。他們還抱着一個奇怪得很可發笑的理由，便是：『你可以看我的女人，我也可以看你的女人。』女學生不單是不帶面網，並且下操時可以不穿裙襪。運動場常有南北極的對照表：女選手們露出大腿嫩臂，而坐在參觀台上的母親嬌嬈們却披上雙料阿巴。

女教員及女公務員們雖想帶網也不成：她們自命為維新人物，怎好意思帶這種守舊的東西？女看護不用說也是不帶網不用阿巴的。一般新青年都不願在黑阿巴叢中選擇他們的妻子，做父母的雖想維持舊禮教，但為便於女兒擇配起見不得不變通辦理，女子的兄弟有留學歐美的都寫信回來吩咐姊姊妹妹們為自己的婚姻前途努力，不要觀望自誤。

兩個阿國的女人生活

阿比西尼亞女人 要明瞭阿比西尼亞女人的性格，先得說上一段故事：她們所最崇拜的是從前一位白爾基斯女王，當她聽得猶太所羅門王是怎樣的聖明和富有的時候，芳心中動了愛慕之念，便帶了七百九十七頭駱駝裝載着無數金珠財寶跑到耶路撒冷，會見了那位聲勢煥赫的所羅門王。女王的面貌是花月粧成，她向所羅門王表示願和他養兒子，所羅門王瞧了一眼，低頭想了一會兒，便欣然應允了。但是女王並非以狐媚之術蠱惑他，也不是希圖什麼，當她達到目的之後便辭別回國，把帶來的黃金、寶石、香水之類一古碌兒都贈給所羅門王了。

這便是阿比西尼亞女人所最崇拜而願效法的人物。她們對付男性要保持白爾基斯女王那樣的人格，是條件的而非降伏的。阿人是早熟的民族，男人到十五六歲女人到十一二歲便都發育得十分完全。她們雖是小小的年紀却有意想不到的魅力，所以那兒的混血兒很多，可見白人對她們傾倒之一斑。阿人心目中的『美人』不像好萊塢那樣要規定體重多少磅，眼闊若干度，耳長若干寸，只有兩個最簡單扼要的條件：第一是體肥，第二是髮捲。凡是身體越肥頭髮越捲的也就是打動男人們越有力的女子。

阿國有一民族叫做『阿賓加爾』，頭髮既長且硬，堅硬得根根倒豎，彷彿有『怒髮衝冠』的樣子，女人除具有這樣的美髮以外，手指及足指還都塗上鮮紅的顏色，與上海摩登女士們簡直沒有區別。還有一種顧影自憐的女人牙齒塗上濃厚的青磁色，理由是該國不以齒白爲美。這還不算稀奇，另外有些男女們除開頭髮以外，把全身的毛根根拔除下來。

一個美麗的女神身邊常常環繞着多多少少的候補丈夫，那些候補丈夫要具備殺人不眨眼的勇士資格，如果是沒動手殺過人的至少應具有殺人的體格和勇氣。女神向他們所索的保證金是他們所得的戰利品。凡是最美的女神，在她們窄小的房間裏戰利品堆積如山，簡直成了一座戰利品博覽會了。她們結婚時要取得證人的手續，女的牽出許多牛羊家畜當做嫁奩，男的把土地分給女的。婚姻儀式很簡單，只有（一）神前結婚，及（二）皇帝名下舉行市民婚禮兩種。前者結婚後絕對不許離婚，如丈夫不幸去世，須守孝七年後才許再醮；後者却無此嚴格規定。可是到現在，他們的國王已變做倫敦寓公，大概他們的婚禮也比較簡單而趨於歐化了吧？

婚後男女無論何方有了外遇隨時可被對方殺死。如果不願殺死時，男子可向其妻索取『空夜』賠償費，意思是丈夫所應享的權利既然落空一次，是不能不嚴格取償的。該國節制生育不用科學方法

而吞服一種神祕的草藥；並且神靈指示她們，每逢星期六星期日兩晚是最易受孕的時候。

當戰事發生時，妻子應隨丈夫跑到戰場上；她們並無負弩前驅的義務，這番動作却是女子侍奉丈夫絕對的義務。假使妻子不肯同去，應派女僕代往，白天侍奉丈夫，夜晚陪丈夫睡覺，簡直是一個全權的臨時代表。在這情勢之下，雙方不得索取『空夜』賠償費，而且無論何方所生的子女對方應予以承認，（認作自己的孩子）女的在家中的任何行動男子不得干涉。阿比西尼亞的女人們無論怎樣浪漫，仍具有重視家系的觀念，她們常自誇爲白爾基斯女王的後裔。阿國罵人最刻毒之語是『沒有父親的兒子』，凡是捱罵的往往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把罵人者殺死才消却心頭之恨。

阿爾巴尼亞女人 「比馬不足，比狗有餘——我的妻子。」這是阿爾巴尼亞人常常掛在口頭的老話。該國女人把頭巾掩蓋面部，正像過去的土耳其女人一樣。國王查格一世於數年前頒布一種法律，禁止女人用頭巾包裹面部，年輕的女人當然歡迎這條法律，她們一樣的塗脂抹粉，穿了一身西服，打扮得異常摩登；但是一般老女人甯死不願拋棄頭巾，這條命令的效力只能限制她們不敢出大門一步而已。

『主人』或『主權者』是一般丈夫的普通稱謂。當『主人』在城鄉散步時，他的活動的財產（指

其妻）跟在後面，像是僕從一樣。在家時女人關在厚牆及深閨裏，當『主人』走進屋子時，太太肅然起立，有時她的座位放在『主人』的上邊，她便趕忙移到『主人』的下面，以示不敢僭越之意。在麥田或橘園裏或在山畔牧牛，操作與男子毫無區別，做得好不討好，做得不好『主人』乾綱大振，沒頭沒腦地把她毒打一頓，那是一件極尋常的事體。

該國有百分之七十爲回教徒。女人的命運非常惡劣。雖說法律允許一個人可娶四個老婆，但一夫一妻制差不多已成普遍的習慣了。女子雖備受摧殘，却也有件好處：縱令窮凶極惡之徒不能加害於女人。當他的敵人和母親或妻子站在一起時，他無論怎樣不會開鎗，怕傷害了女人，那是了不得的罪名。也有很多的女人用自己超越的人格管理整個家族，如查格一世的母親即其一例。查格王的父親狄基麥爾多年來領導阿爾巴尼亞的愛國志士反抗土耳其統治，他自己承認這是受了妻子的督促；她不僅相夫有道，同時訓子有方。

查格王很像滑稽演員，據說他有二千套制服時常換來換去。他的姊妹們仍舊過着普通女人的生活，烹調和針黹行行都做，絲毫不搭王族的架子。查格王相信解放婦女是國家進化的基本條件。

南海中關於女人的奇俗

二八佳人令人嘔 美國南海中凸起夏威夷、薩摩亞、塔希提諸島嶼，那些島上的女人確有相當的美麗，若在別處，美國航海員除非在海上有好幾個月感到『無女人』的痛苦是不會發現着女人之美麗與迷人的，特別在美拉尼西亞，那裏女人之醜陋簡直可與屋簷上刻着的 NOTRE DAME 妖怪爭妍鬥媚，假使她們與非洲的黑女或北極愛斯基摩族女人比較一下，那麼後兩種都不啻天仙化人了（按後兩種女人都以奇醜著名）

她們矮小而不成形，齷齪不可名狀，頭剃得精光，有一個平而扁的鼻子，繃紋滿面，大腹便便，這種『熱帶森林之花』會把那些歐洲的風流才子們嚇得從此長齋禮佛，永不敢見女人的面，縱使她們『年方二八』已足使登徒子退避三舍，道是妖精到了。

在新不列顛地方，做父親的在孩子出世幾秒鐘之後要把他高高舉起，口中默禱着『願你長大成
人，孔武有力能開弓投石。』假使孩子是女兒呢，他就說，『願你長大成，人力可耕田。』

美拉尼西亞的女子過九歲或十歲便開始胼手胼足的工作，工作到死神光降時為止，死神若一天

不光降，她們就永無休息的機會。那裏的男人忙於做弓箭、石棒、獵鎗等爲慶祝節的準備工作。主中饋是婦女們的天職，同時還得照顧她們的孩子，免得被鱷魚拖去。

此外還得種山芋和西米，喂豬，採椰子，和預備一種南海人所嗜食的橡皮糖叫做比特爾的。總之，婦女們是經濟的淵泉，並且被男子看管起來，這由於她們在市場中有『價值』的緣故。大部份土著對於少女貞操毫不注意，但已婚婦女如與人相戀而逃走時將被三鏃箭處死。

老婆秀色竟可作餐 在新幾內亞的食人部落之中，個人或一族的財產是以兩樣東西爲標準——女人和豬。他們只許用本地的金錢做買賣，蚌壳錢叫『壳碼壳碼』，蝸牛錢叫『奇雷奇雷』，果實錢叫『烏可羅拉』，而最值錢的是斧頭。每個女人的身價等於一把斧頭，或者三串『壳碼壳碼』，或者五個『奇雷奇雷』。

在新幾內亞海岸上，用澳洲先令一枚可兌換『壳碼壳碼』一串。換句話說，三先令就可以買到一個老婆，恐怕世界上最便宜的老婆沒有養過這裏的了。而且這裏老婆的用處比任何地方來得多：當你饑不得食的時候，你有權力把她吃下肚去。不過這地方窮得不堪，一個人有值得九先令的家財即擁有嬌妻三位，旁人都認爲他是百萬富翁了。

爲什麼新幾內亞的豬特別值錢呢，原來島上沒有旁的獸類可供肉食，除開豬之外就是女人。

姨妹放盤半價出賣 買賣婦女的勾當常爲兩族械鬥的因素。女人養不出兒子，把她送回娘家要退貨還洋，這是極常有的事件。但是養兒子不是女人單方面的事，也許是男人不中用，究竟誰不中用，得開談判來解決一下。談判沒有結果，那麼只有武力解決之一法了。假使武力仍舊沒有結果，卽慶戰至數星期之後雙方不分勝負，便當成立一種和約。根據這和約，妻子仍舊回到丈夫的家裏，並且帶着小姨（妻妹）同去，這算填補她的丈夫，讓他多得一點養兒子的機會；而小姨是半價廉賣，丈夫再出一先令半就穩有一箭雙雕之樂。

這年頭，女權高度發達，有時竟會影響到野蠻部落來：該地有好些家族允許婦女參加辯論，並可發表她們關於本族大事的意見，但大多數家族仍禁止她們參加政治，凡有違背者必受嚴厲之處罰。假使有一天女權在該族充分發展起來，發展到老婆不得食的時候，也能把丈夫當做盤中餐，豈不怪哉？

岳母不得與婿交談 新不列顛南方沿海的居民還有一條不可思議的法律：丈母娘終其身不得和女婿說一句話。這法律用意何在，局外人很難明瞭；也許是男子的專制手段，怕『賠了女兒又折妻』吧？

一九三八，九，一。

面面相覷不交一語 廣東嶺南大學人類學教授福勤博士只有三十二歲，曾深入南洋新幾內亞

和食人部落『普拉利族』同住兩年之久。該族居於新幾內亞高原之上，那個地方是地球上最後發現之地。福勤博士得到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系的允許跑去研究原始人類的社會組織，他開始取得該族友誼，漸漸學習語言，然後才走入他們的部落裏。過去四五年有些白人和地方警察第一次經過其地時他們只當是鬼魂出現，這次對福勤博士却並無驚訝之色。

該族有所謂『愛人會』，只要有兩三個女孩子在自己村子裏找到一對已婚者的茅屋便可以組織此會，女孩子每人可以邀請一個青年男子來到那裏，但是那個男子必須來自別村，所以她們所選擇的茅屋往往是在甲村與乙村交界的地點，當她們找到意中人時，茅屋的主人（便是已婚者之一對）要整夜的目的不交睫，聊盡監護之責。

被邀請的男子手臂交叉着，頗像老僧入定的神氣，女子坐在他的對面，中間隔着相當距離。過了一會，女子慢慢走過來，把下頰靠攏男子的下頰，然後臉挨臉互相揉磨。她們雖做出這種親暱的樣子却不交談一語，整夜揉磨之後，再經過好幾次的相同工作，才可以結為終身伴侶。

該族對女人採取高壓手段，丈夫對妻子手操生殺之大權。假使有一個女人偶然走過一個地方，那裏有一大堆男子正在吹笛子或作牛鳴，這是一種祀神典禮，那個女人便會被處死刑，並且依據該族法律要揀選她的丈夫來充劊子手，從來不會變更的。該族離婚手續簡單得無以復加，只要男的罵一聲『給我滾蛋，』女的便只好服服帖帖的滾給他看。

女人在母家沒有單獨的屋子，要等到出嫁之後才可以住在獨自的茅屋裏，她們的丈夫大半和村中男人們一起消磨大部分光陰於俱樂部式的大茅屋之內。該族禁止同村通婚，如果發現這樣的婚姻即視爲亂倫行爲。該族是非常嗜戰的民族，人口中有一半是死於非命的，死的方法是敵人的利箭戳穿了胸窩。但是女人被認爲非戰鬥員，即在喋血鏖兵之時，女人們在戰線上穿來穿去亦不會受到傷害，假使戰士傷害了女人，正和文明國轟炸醫院同樣係可恥行爲。

雙方媾和及提出媾和條件多半由女人出面交涉，可是雙方和約成立不啻第二次戰爭開始的信號，這是說雙方締結條約便會聯合起來向第三者採取進攻的姿式。他們稱呼將帥爲『愛符波蒂加根特喜喜，』這是多麼冗長難聽的名字。

他們屠宰死屍的習慣照例是在黑夜舉行的，假使在白晝舉行，屠夫要剝斷自己的一個手指，這是

莫明其妙的習慣。當戰爭結束之後，吃人肉的事情接着發生，同樣在夜間舉行。假使發現本村戰士的屍體，他們却舉行埋葬儀式，不許吞下肚去。

掠奪買賣兼而有之

荷屬哈馬希拉島是南洋羣島中小島之一，人口約五萬，大都爲馬來種。動物

產鱈魚。植物以椰子樹爲最多，土人有一棵樹足供一年的糧食。土人的食物有野豬、鹿、蜥蜴、甲蟲、鱈魚卵等。其婚俗尤爲奇特，表面上是掠奪婚姻，實際上還是買賣婚姻：男女互相愛悅之後，男家可向女家交涉聘金，女家對婚事是不會拒絕的，但聘金之高下却要經過一番口舌，普通價格爲二三百基爾德（荷幣名，每一基爾德約合華幣八角餘。）也有高至四五百基爾德的，荷政府爲糾正聘金弊害起見會規定以六十四基爾德爲法價，但土人並未切實遵行。當舉行婚禮時，男家糾合戚友的妻女一窩蜂似地跑到女家實行搶親，女家也糾合戚友的妻女實行抵禦，哭叫之聲大作，好像戲台上唱全武行一樣，可是雙方男子一個都不許出面，一直到新娘被捉無可逃避時才算結束了這幕趣劇。新娘到了男家頸際綴以鮮花，中指套上指環，便算男家的戰利品了；於是男家大排筵宴，終宵舞蹈，接連要鬧三四夜之久，大概砍下一棵椰子樹才够這筆開銷。

土王被迫大裁老婆

安南極南部之一角——東浦寨的土王摩里風最近接到『緊縮開支』的

嚴令最使他難過的叫他緊縮先從妻妾方面做起，至少裁減妻房之一半。緊縮有裁兵裁員，而裁妻却是創舉。他把裁妻手續辦完之後只剩下一百個妻子，這未免太少了。

管理土王津貼的法國總督不顧這位土王的要求，要澈底執行命令。這土王原有花枝招展的妻房二三百人，他的爪牙分布在六萬五千方哩的東浦寨轄境，替土王挑選宮娥彩女。這地方的標準美人要有扁而闊的臉，短鼻子，血盆大口，略帶斜視的媚眼，深褐色皮膚和黑髮。

被選者進宮之後，由布勒興大和尚施以訓練，使她們學會土舞，才給她們手飾和華服，送到各人的房間裏。現在呢，法政府不肯增加土王的歲俸，逼得土王休妻，被休去的妻子可以拿着手飾和華服走路。法國官員說，這位土王可以在皇冠上打主意，因為冠上所嵌珠子值九萬鎊；但是土王捨不得這個。

婦人工作問題

因為全世界失業者增加了的緣故，影響到女子工作，尤其是已嫁婦女不易取得工作。德國規定凡是丈夫得了工作的婦人不許出外就業，用意是不許一家人吃得太飽了，還有許多家庭中的男子沒有工作。「反對婦人工作」者的理由不外三種：（一）就是上面所說的；（二）已嫁婦人對於丈夫和兒女們時時牽腸掛肚，工作上馬馬虎虎的；（三）出嫁後應當坐在家內。不過「贊成婦女工作」者也有有力的反駁，他們認為個人有選擇自己生活的自由，婦人同樣是人，她願意將自己的勞力貢獻在家庭內或家庭外都有絕對的自由，如果拿出「一家人不能吃得飽了」的話來限制婦人就業的機會，那麼凡是有產業收入的人們不能作工，男子討了有錢的老婆也不能作工，作工目的僅以維持生活為限，祇要生活無需乎維持，縱有職業上興趣和職業上的貢獻（如天才及發明之類）都是要受排斥的，這是合理的事嗎？所以「反對婦人工作」的任何理論都是不通的，祇能說失業問題太嚴重了，婦人不得不退讓一點，這是以情感抑壓理智的話，不是正確的理論。

一般人對於女子工作的地位毫不注意。大家認為女子是暫時的作工者，薪資少，級位低，無足輕重，

在職業聯合會中女子的地位是很小的，在雇主方面幾乎沒有女子。（公司總經理和廠長都由男子充當）議會中雖也有女議員，雖也討論婦女問題，但都是因婦女問題牽涉到男子方面纔去討論一下。歷史上女子的地位低於男子，即女子本身也默認了。縱說女子是很重要的，也不過因為男子們不能離開女子，男子需要賢妻良母，這樣看來，仍是以男子為主體，而以女子為其附屬品。現代國家有經濟和軍備的鬥爭，許多問題忙個不了，誰曾注意到不關緊要的婦女問題哩？

但不論已嫁或未嫁女子都向着自謀生活的路線走，已成現代的自然趨勢。以英國為例：一九二一年，十五歲以上六十五歲以下的女子共有一千三百二十八萬五千人，其中五百〇六萬五千人是職業女子。（差不多占了五分之二）一九三四年，英國十五歲以上六十五歲以下的女子總數是一千三百四十九萬四千人，職業女子占了六百十八萬。（包括得業者和失業者在內，差不多占了二分之一。）一九二一年的統計，已嫁婦人中職業女子占了六十九萬三千人。以此為比例，現在的數目該有八十二萬了，可是實際上不止此數，假使說有一百萬，決非言過其實。（以上僅就英格蘭和威爾士而言）各國爲了救濟失業問題近來有一項新趨勢，就是把工作時間減少，工資減低，以便容納較多的工人（按，比方從前用十名工人，每名每日工作八小時，每月工資十元，現在改用二十名，工作四小時，工資五元。）這樣

一來，失業者雖然減少，不啻把一個人的飯分給兩個人吃，雖不會一飽一餓，同時兩個人都不會吃飽。不過政府手段高明，人民也就心思巧妙：從前一個家庭男子出頭工作，現在再把老婆加上，去仍舊可以彌補這損失，因此造成了女子求業的趨勢。（德國另有限制，當然除外。）還有更希奇的方法，就是祕密結婚或者不經結婚手續而實行同居之愛。因為女子知道嫁了人就不易取得較好的工作，她們用了這方法，有伉儷之樂而無失業之苦，法律也取締不了，這也是「反對婦人工作」後必然產生的結果。

「反對婦人工作」的理由極不充分，上面已經說過了，現在再舉一例以證反對者本身的矛盾。大概已嫁的婦人不易取得位置穩固及工資優裕的工作，而工資低微及帶有臨時性質的工作却往往不受排斥。凡女子充當公職員、教師、銀行行員、雜貨店店員、大商店店員的，一旦結婚必須辭去本職，但是擦地板的苦女子縱然結婚一百次，從來沒人取消她的工作。英國有一位女速記員急於謀事，親自到倫敦各商店一家家問去，店中人問她，「你結過婚嗎？」她點點頭，於是店中人不再睬她了。走了多少家都是一樣。結婚就像犯了罪，受人奚落，受人排斥。最後走到了一家，居然不問這一句照例要問的話，而且開着門讓她走進去，她喜得發狂，感謝店主的仁愛，後來纔知道這店裏全是女子，而且全是已嫁的婦人，這真是已嫁婦人唯一的天國了；不過這裏的工作是每星期六十小時（每日十小時）而工資則祇有三十

先令，幹不幹隨你。工作這麼多，工資又這麼少，不幹吧，又沒有第二家可以投奔。這位店主不是替已嫁婦女廣開方便之門，而像是一位收集破銅廢鐵者，無非欲以最低代價取得較多的勞力。

已嫁婦女祇能取得別人所不屑取的工作，工作既多，工資又少，爲窮苦而工作，爲工作而不能解除窮苦，於是而不滿足現狀或者因工作過多而抱病；不管抱病也好，不滿足也好，肚子裏一天不能捱餓，一天還得上工。無疑地，在這情況之下，工作當然不好。於是「反對婦人工作者」又得意揚揚地說，「畢竟我們的見解是對的：我們反對已嫁婦人取得工作，就因爲她們的工作不滿人意。她們有親愛的丈夫，還有親愛的孩子們，那有心情用在工作上？」大家認爲至理名言，於是已嫁婦人更受雇主的排斥了。其實這是倒因爲果的議論。社會上常有許多不中肯的議論，一唱百和，如秋葉之滿山，這就是人類「盲從」的習慣。

講到中國女子的地位，當然更有所不及：在機關中服務的女職員多半是階級最低的辦事員或起碼科員，而且往往以面目之妍媸爲進身難易的標準，報紙上常有「花瓶」名詞。至於工廠女工對於工頭之侮弄調笑是無法加以報復的，除非辭工不幹，然而爲吃飯問題誰能不低頭忍淚，這確是關心女權者所應研討的一個切要問題。

訓練女人的特種學校

德國殖民學校 當德國準備收回舊有殖民地之前，早在荷爾斯丹的倫茲堡地方辦了一所殖民地學校，那裏訓練了一百二十名女生，她們將投獻其一生於熱帶裏。該校建有十二所圓形房屋，其中有宿舍和教室。在舊德屬東非聘來一位土人當教習，教以土人言語，她們學習兩年，將來能說一種或者多種的土語，並且說得很流暢。她們還要學習土人的烹飪法如波羅蜜、玉黍蜀、和筍的烹調，及怎樣剝鹿皮，洗鹿肉，怎樣用調味品使這些食物在熱帶烈日下容易消化，這些都是德國從來未有的烹飪學。

從漢堡旅行到此的醫生們在該校演講『熱帶的病，』當她們未畢業之前一定懂得怎樣醫治某種蛇咬傷，怎樣認出瘡症第一期的病症。德國殖民地一天未收回，這些受過訓練的女生一天就不會分散。

該校女教務長說，『我們每個女生都和已結婚的婦女具有同等能力。德國移民到非洲的農夫常常寫信來要求我們供給他們的妻室，這些女孩子在他們寄來的照片中自己選擇，已有幾個學生和他們信札往來，安排將來結婚的事。』

德國新娘學校 **德國**又在薩克森地方創設一個新娘學校，以養成警衛軍之良妻爲目的，並爲紀念戈林將軍前妻起見，名之曰『戈林之家』入校女生對於母親任務及種族問題要受到特殊的訓練。

日本婆婆學校 **美國**有老年人學校，入學者限於男性，不料天下事無獨有偶，**日本**却有個婆婆學校附設於佐賀縣佐賀郡一個小學校之內，學生都是些五十左右的老婆子，共有八十七名，其中以六十九歲爲最老之一個。該校每逢星期日開課，（利用小學生的假期）預定兩年卒業，卒業時程度可與小學卒業程度相等，是用速成的教授法。

英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

英遜皇愛德華八世與辛浦森夫人的戀愛問題是英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全世界人士最注目的一件大事。

英國是個「率由舊章」之國，有所謂「不成文的憲法」，凡一事倘有先例可援即可化大爲小化小爲無，反之則非輿情所許。關於這回的事，且看有無先例：

十七世紀時，巴爾麥 (Palmer) 的妻子被英王查理士第二看中，因爲這場功勞，巴爾麥被封爲愛爾蘭美因堡 (Castle Maine) 伯爵。他是個怪知趣的人兒，索性把老婆送給皇帝，夫妻倆各得其所。這件事歷史家雖尙各持一說，但迄今尙有 Southampton 公爵及 Grifton 公爵，關於查理士第二與此女的關係，這兩家家傳上有着不可泯滅的跡象。

渡過海峽，再看法國的故事吧：有一位名叫愛托伊勒司 (Le Normand d' Etoilles) 的，他的老婆朋費杜 (La Pomfador) 是個粉裝玉琢的美人兒，被路易第十五看中，但是，這個不知趣的男子甯願砍掉腦袋，不肯把花枝招展的妻室陪着別人睡覺，結果龍顏大怒，腦袋兒雖沒搬家，却得了充軍的罪名。

辛浦森也是個知趣的人，一九三六年夏天他們夫婦倆陪着愛德華第八泛舟於亞得里亞海上，後來事體弄得擴大，他委曲地同意於離婚之訴，可惜他生於民權發達的今日，否則起碼也是個伯爵。

這次英王婚事所受的打擊頭一個是坎特百利主教，第二個便是道貌岸然的鮑爾溫首相。英國內閣自辦理外交棘手以來已有風雨飄搖之勢，而保守黨金字招牌鮑爾溫先生的聲望遠非昔比，也許借着「擁護禮教」的大題目犯顏力諫，以表示其大臣風骨吧？還有一說，英王登極時曾在聖哲姆士宮設宴，座客有鮑爾溫夫婦及辛浦森夫婦，鮑夫人不願與一個美國浪漫婦人周旋於明燈華筵之間，何況這一個婦人還要爬在她的頭上呢？所以這次鮑夫人公開地反對英王迎娶辛夫人爲后，而鮑爾溫之犯顏力諫與此亦有關係。

平心而論，英王應有選擇配偶之自由，並且這是前王喬治曾經允許過他的兒女們的。在成文的憲法上找不出『不可』的條文，先例亦有可援：從前亨利第八娶過四個平民的女兒，其中有一個是寡婦，而凱塞琳巴爾（Catherine Parr）便是他的王后。喬治第四也娶過兩度孀居的費慈赫（Maria Fitzherbert）那麼愛德華第八此舉正合乎先王之法度，何勞局外人之嘵嘵置詞，更何勞首相之去就力爭？

辛浦森夫人小史 關於辛浦森夫人的小史，值得一寫，亦值得一看。她的父親特戈爾華飛爾是個

體質非常虛弱的男子，就是結婚的那年在博爾里基沙米特避暑的時候害着肺病死了，死後兩個月辛夫人才呱呱墜地。另一說則謂夫人三歲時死了父親。

她的母親帶着遺孀和一筆遺產在波爾蒂末爾市彼多爾街開設一月小旅館，一九〇八年丟下了她的女兒再醮於另一旅館業的小開去了。那個時候，辛夫人先後肄業於當地貴族式小學校及教會女學，同學們住的是高樓大廈，只有她住在一個黃色瓦片造得不甚結實的屋子裏。她未滿十歲便沈浸在兩重悲哀裏：第一別人有錢她沒有錢，第二別人有父親她沒有父親。十二歲她在外祖母家度夏，當她和兩個女伴散步時，遇着一個園丁惡狠狠向她們說，『滾開去，不許你們走進別人的屋子裏來！』她氣得渾身發抖，正想縱身躍入池塘，却被兩位女伴拉住了。

她從小工心計。因『恥不如人』，所以沒得着一個知心的朋友。她的情緒深藏不露。她的嗜好是美少年、運動、小動物、讀書、音樂、幾種。十四歲跑去訪問一位女同學，女同學的父親是做牧師的，那一天有個少年歌唱家在座，女同學替她們介紹之後，她只把芳肩一聳，並無其它表情，此後數星期中她每天必到教堂聽少年的合唱，（少年爲合唱團員之一）同學們都來打趣她，她說，『我是去聽音樂的。』

她對於服裝的經驗也是受着幼年環境的支配，材料不求名貴，而剪製自出心裁，能與其個性相配。

合十五歲以後，開放了一朵青春之花。她的頭髮黑而直，臉或許不算美，但儀態足以動人；櫻唇似乎小一點，蛾眉似乎濃一點，下頤似乎薄一點，鼻梁似乎高一點，可是她的活潑流麗足以抵消所有的缺點。

她與第一個丈夫海軍上尉斯賓塞之結識是由姊妹行之介紹，那個姊妹的丈夫也是海軍上尉。斯賓塞是支加哥的富家兒，具有吸引女性的魔力；她一面自傷身世，一面想早得歸宿之地，所以毅然允許了他的求婚。她倆舉行婚禮是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八日，即威爾遜總統當選後之第二日。她有一個舊時情侶叫做加泰阿斯班的正從軍於墨西哥，聽得這消息，像有一把尖刀向心裏鑽刺着。

她倆過了十一年的美滿生活，因丈夫職業的關係到過上海及北平等處。海軍官佐中常常舉行交際會，她生就的交際天才，正因沉溺此道，使得夫妻感情乖離，終於割斷情絲而獨居於華盛頓，這時她認識了一位網球名手——辛浦森及其夫人。辛浦森是船公司董事的兒子，曾在哈佛大學中途退學，後來投入英國義勇軍，是個熱情男子。此後不久，辛浦森夫婦鬧着離婚，而她——現在全世界所稱為辛夫人的——與辛浦森先生於一九二六年在倫敦結婚。

她賦性瀟灑，頗得英國社交界的好感，尤與法勒士夫人最稱莫逆。法勒士夫人是英遜皇為太子時代的膩友。一九三三年法勒士夫人把她介紹給太子，太子是嗜好網球的，他倆的感情一天天增厚起來。

一九三四年以後，太子非她不樂，無論打網球也好，跳舞也好，旅行也好，都不願和她離開一步。

遜位之另一動機

英皇愛德華八世遜位表面是婚姻問題，同時却還有另一問題：遜皇參加過世界大戰，他所得印象不是殺敵立功的英雄思想，而是悲天憫人的菩薩心腸，是反戰而富於情感的。當前王喬治五世舉行奉安典禮時，他在儀仗隊裏驟睹高樓窗櫺中懸着一條標語，『前皇五十年的治績乃是失業與戰爭，』這是一個共產黨員所弄的把戲，却勾起了新君滿腹心事。他自登極後，對於失業問題及國際和平曾有多方努力。當遜位之前，剛從南威爾士視察回來。這次他旅行到馬沙路易德斐爾市，這裏的人口是一萬二千，而失業者約占百分之六十，他對失業者表示深切同情。他向隨侍在側的勞工大臣阿勒斯特布朗說，『你瞧，他們都是忠實而努力的，依然不斷地受着失業的痛苦，政府及地方應該努力消除失業者才好。』那時勞工大臣一言不發。當然，這問題別說是他，便是保守黨領袖鮑爾溫先生也會啞口無言的。而國家大事無法解決，再加上個人私事亦無法解決，貴為天子究有何樂？這樣一想，倒不如脫却龍袍，做個溫柔鄉中的無愁天子之為愈了。

投機商的一筆損失 因為溫莎公犧牲王位，好些人在這個問題上賺了一筆錢，也有好些人吃了

苦頭：賺錢的是美國星期刊物之類，利用英國報紙不能暢所欲言的機會盡量登載這消息，不單是英國

人要看，美國人也是非常關心的；（辛夫人爲美籍女子）相反的方面，英國商人爲五月英皇加冕一事用盡若干心機，終於前功盡棄，他們都很懷喪。

在加冕儀式之前，從各地到倫敦的舟車艙位及座位都是預先定好的，現在大家都鬧着要退，忙得舟車公司有應接不暇之勢，各團體、公司、工廠、所預定的祝賀紀念品紛紛收回成命，據說這些損失達五千萬鎊之鉅，同時保險公司賠償損失金亦達一千五百萬鎊。此外還有因退貨而發生訟案的一筆訴訟費；有些善於投機的房產經紀人把加冕游行時所經各街市的兩旁房屋預先售賣座位，一個屋子如能容納四十個座位大概有六百三十鎊的進益，現在都鬧着退還定洋，當然要經過法律手續。

多瑪斯輪船公司爲了取消預定艙位的手續，擠得水洩不通。陶器製造中心地的施得福特廈前些日子正在趕製加冕時的紀念品，聽得風色不對馬上停止不做，而且把製成品廉價脫售了。蘭開廈紡織業所製愛德華第八御照紀念手巾及其它紡織紀念品現已全部停止。

根據普通法律，愛德華八世並無不能迎娶辛夫人的理由，並且還可以大吹大擂的在教堂裏結婚；一八五七年離婚法，離婚者可在教堂內再度結婚，若是那個主教不願意，那麼他自己儘管不幹好了，却不能禁止人家換上一個同意的主教來替他們證婚。不過英國是個拘謹守禮的民族，像這類的事情是

要受到社會嚴酷之批評的，何況是表率兆民的國王？四年以前，坎特白里大主教曾有宣言，『若是離婚之一造生而未死，另一造不許在教堂內結婚。』而英國皇太后瑪麗拒絕在宮闈中接見離婚者，與其姑嬢相同，何況是她自己未來的媳婦？從歷史上看，維多利亞女王對於婦人之再醮極表輕蔑，雖然她本身是個再醮者的女兒。

辛夫人的個性據說是高傲不過的，她對待溫特莎先生差不多帶着慈母的態度，在她監護下，溫特莎先生要少喝多少的酒。相傳辛夫人曾經狠狠地埋怨溫特莎先生道，『你不是十幾歲的小夥子，爲什麼老不長進！』這或許過甚其詞；但無論怎樣，辛夫人不是一味柔媚的婦人，而溫特莎先生亦非一味『以貌取人』者可比。

辛夫人博物館成立 辛浦森夫人自去年十二月起即成爲世界馳名的人物。她的故鄉美國馬里

蘭州波爾蒂末爾市組織了一個『辛夫人之友會』，參加該會者已達六千七百四十三人。辛夫人降生時的住宅即比多爾街二百十二號已變成了『辛夫人博物館』，把她一生種種的紀念物羅致在內。最有趣的，其中有傀儡戲，對於英國禁止『貴賤聯姻』一事攻擊得不遺餘力，尤其是英國首相鮑爾溫和坎特白里大主教被裝成惡魔的樣子，可見美國人對於這個問題是怎樣的關心和忿怒。

近來據前往參觀者說，該館一樓及二樓陳列了辛夫人許多小照，其中以與溫莎公合攝者最引人注目。另有一間屋子把世界各國有關夫人與溫莎公的新聞紀載搜集在一塊兒。門券每張是五角，星期日加倍。開幕的那天，下雨而且寒冷，參觀者達一百五十人之多。

一九三七。

英太后瑪麗的故事

當英王喬治六世與伊麗莎伯后舉行加冕禮時，倫敦報界曾製成一種『歡呼測驗器』用以測驗帝后經過時沿途的歡呼聲，結果瑪麗皇太后經過的地方羣衆歡呼如雷，她是最受人民愛戴的一個。

前王喬治五世每當兒女們質疑問難的時候總是說『問你的母親去吧』又常常向他的顧問們說，『這事我得聽取皇后的意見。』每天晚上，這對夫妻差不多都在一塊兒，一本偵探小說擱在皇帝的膝頭上，皇后做着女紅，同時他倆討論着一天的大事，皇后的意見往往就此變成了皇帝的意見。他從來未向她發過火性，她總是心平氣和但又堅決地使他接受她的約束。一次在約克村中，皇帝和一羣人坐在火爐邊，皇后及命婦數人坐在屋子裏的另一角，皇帝要開窗，皇后不贊成，他不禁大聲說，『我愛，這兒太熱了呵。』她沉靜回答，『你離開火爐邊，到我這兒坐坐，你會和我一樣覺得怪冷的。』結果未開窗，大家互換了坐位。

瑪麗后今年七十一歲，還是一樣的藹然可親，眼睛一樣的奕奕有神，出外時一樣的坐着莊嚴的馬車。她不大出現於羣衆之前，這因為皇室秩序單照例把帝后排在第一位，太后屈居第二位，她不願掠去

新后物望和尊嚴。但是一般英國人仍然尊重這位下了台的住在 Marlborough House 的老皇后，她的孩子們仍然向她質疑問難，她仍然事必躬親，兩百間住室要弄得整齊清潔，每張發票、收條、都擺在她的桌上。前相鮑爾溫嘗說，『財政大臣應以皇后爲模範。』

她每天收到許多善頌善禱的函牘，每封信親自過目，把要點寫在信封上，讓祕書們據以作答。還有一百處慈善機關她要按時而去。此外則周旋於親友及孫女之間。

六十九年之前，他在 Marlborough House 第一次遇着她未來的丈夫喬治王子。她不是在宮廷中生長的。她的父親突克公爵常常過着入不敷出的生活，有一時期全家移往意大利住上一年半，藉以彌補虧空，那時梅公主（即太后）只好拋棄了心愛的鋼琴不學，改習女紅和管家法則，她的節約習慣就是從這時養成了的。回到倫敦後，維多利亞女王非常歡喜她。她常常一面坐着做女紅，一面靜聽女王絮絮話家常，如女王的丈夫的故事、愛德華的不端行爲、及女王對世界大事的意見之類。

愛德華的兩個兒子——長子亞爾培（克勒倫司大公）和次子喬治都愛上了他們的表妹——梅公主，她是傾心於喬治的，但是女王固執地叫她和亞爾培結婚，不料亞爾培於一八九二年死了，一年後女王才勉強允許她改嫁喬治（約克大公）數年間養了五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大家莫以爲帝王家

生活很舒適的，女王管理家政和國家一樣用着鐵腕。

一九一〇年喬治登了王位，她倆盡力地養成物望。四年後大戰爆發，帝后宵旰憂勤，宮中每天只許有一道肉食，爲着省煤的緣故把熱氣減少到最低限度，熱水浴每人每星期用一次，其餘一切無不在極端摳節之中。國人都知道帝后刻苦自勵，所以戰事既停，帝后馬上變成舉國愛戴的國父國母。

以後數年間，皇后敏銳地感到社會革命之醞釀。當工黨得勢時，帝后鬱鬱不樂。皇帝的守舊思想遇到非常可怕的阻力。一天，他很悽慘的向一位工黨領袖說，『我想，你們馬上會叫我離開這裏吧！那麼叫我上那兒去呢？』那位粗魯的工人回答說，『陛下，我想不會。假使有人提到，請你和我住在一塊兒。』這雖是他的好意，皇帝聽了更傷心，於是皇后勸他到愛斯葵斯夫人的家裏去會那些『壞蛋的赤色者』。他發覺他們並不怎樣壞，皇后請他們幾個到桑德林漢及溫莎宮共同度假，他們欣然接受，這又是皇后解了皇帝的圍。

一九三五年帝后銀婚紀念，盛況簡直空前：羣衆在白金罕宮外鵠立數小時，連續高呼『上帝保佑吾主，他是天字第一號好人。』當喬治五世播送演詞時，『我妻和我都感謝你們……』鐵石人聞之亦爲感動。

皇帝之死是皇后的一大打擊但是另一打擊是愛德華八世遜位之一幕。她所心疼的大衛——放蕩不羈的長子，其物望不如乃父。當他做太子服務海軍時，同伴們叫他『莎丁魚』。他常常鼓勵同伴們興風作浪，父王聞之大怒，經皇后婉言疏解，喬治五世只好嘆着氣說，『我想，他的脾氣是他祖父傳給他的。』

當愛德華八世宣布遜位之前，那時瑪麗皇太后的痛苦是不可言喻的。不但失去了她的愛子，同時失去了她的自尊心和快樂，破壞了她多年來艱難締造的皇家威信。她雖退居『英國第二位女人』的地位，却並未卸下重責，把宮中一切事情指示給新后聽，她要把皇家已失墜的威信再度建立起來。她成功得很快，『佩蒂』是個怕羞而膽怯的人，被她訓練得不久變成莊嚴而文雅的皇帝，新后也成爲最孚人望的皇后。

她同樣想訓練她的大孫女兒伊麗莎白公主爲未來的德望俱隆的女王，但她決不會『溺愛不明』。新后后也很聰明，把女兒教養之責交給年高德劭的『老祖母』。每逢星期一，她常常帶着兩個孫女兒到高塔博物院、威司敏大教堂等處閒逛，每一件東西、每一幅圖畫，她滔滔不絕地解釋給她們聽，不過伊麗莎白是個意志堅強的孩子，一次偶然說了一句『當我做了女王時』……太后冷冷地用維多利亞

的語調說，『親愛的孩子，在你未做女王之前，應當先學做一個賢婦人呀。』

維多利亞完成了她的偉大工作；現在英國人想，瑪麗皇太后也完成了她的偉大工作。

四個馳名國際的女人

慕沙里尼夫人 慕沙里尼是全世界男人中最出風頭的一個，他的夫人是全世界女人中最不出風頭的一個；——度着孤寂簡單的生活，與一個極平凡的鄉下老太婆無異。

她是慕氏的姊妹行，又是患難夫妻，名叫 Donna Rachra，住在慕氏的克朋那別墅，那是一所很樸實的鄉下房子，位於一般人所稱爲慕沙里尼村的中心點，該村是個最僻靜的地方。慕氏在政治上是獨裁者，他的夫人每次由鄉下到羅馬來先得向丈夫請示，得到允許才微服而來，小住即去，這種機會是少有的。不要說社交和宴會場所從不發現她，就是她的一來一去，親友們也是少有知道的。在社交上，慕氏是中心人物，如同一位單身漢。許多造謠者拿着這問題作爲一種推測材料，有的說慕氏政治地位既已登峯造極，不願回想到微時情事，因此把糟糠之妻也打入冷宮了；有的說他在政治舞台上取得勝利，無形中却受了羅馬社會習慣的同化力，羅馬是最古舊最誇耀而又格格不入的貴族團體集中地，這團體所吸收的份子或是擁有巨產的富豪，或是自詡其歷史爵位和土地至今仍享有封建式特權的貴族，慕氏常與他們打獵游宴，不願搬出土頭土腦的多年老伴來妨害他的快樂光陰。這些說法竟把這位歐洲

怪傑說得像喜新厭舊的男子，大概是不甚可靠的。他最喜獎勵忠實信徒，在許多信徒中誰比老妻更忠實？換句話說，夫人是他貧困時代唯一形影不離的伴侶。

從前慕氏漫游法國奧國和瑞士，飄流生活到處碰了釘子，弄得一錢莫名，裝滿了一肚皮失望和悶氣。回到故鄉佛利來，那時慕夫人是一個十八歲的妙齡女郎，不斷的喚醒他鼓勵他，使他從失望中抬起頭來。現在把她的身世表敘一下：慕氏父親結婚兩次，繼配是一位年齡相若的孀婦名叫安娜羅班吉迭。她薄有積蓄，幫助丈夫在聖彼得教區開設一月酒店，她願與丈夫以小本生意終其餘年。她帶了一個小女兒隨嫁過來，助理店務。這酒店就是慕氏少年時游息之所。慕氏和繼母的小女兒發生戀愛，這是一生中最風流時代，也是他一生中僅有的風流時代。那時他很驚嘆她應對一切的手腕。該鄉女子不一定富於性的熱力，而以腦力靈活、志行堅決、忠事丈夫見稱於時。妙齡時的慕氏夫人正是本鄉女子的典型人物。

慕氏經過顛連困苦之後，立刻成爲一個急進的社會主義者，與愛妻同往米蘭就任社會主義機關報主筆，度着甜蜜光陰。歐戰既起，把他的甜蜜光陰和主筆職務同時打掉了。歐戰後經過若干曲折終於造成了今日的地位，而夫人開始退居現在的別墅。她並非「有禍同當而有福不願同享」，她看到丈夫

身負國家之重，不願以家庭生活攪亂他的情緒。同時慕氏不把老伴迎接到羅馬來同居，一因本人常遭奸人暗算，不願使老伴同受虛驚，二與造謠者的推測也許恰恰相反，他以爲浮華的羅馬社會不適於老婆個性，所以替她物色了恬靜的鄉村生活，同時他在百忙中偶然抽空下鄉，藉以調節心身。住在羅馬的市民常見慕氏打開了自己的邸門，自駕汽車，經過石頭橋，向北疾馳而去，人人都知道他到老婆的家裏去了。他回到羅馬時有一種特別表情，精神很愉快，歪帶着便帽，好像當年做報館主筆的神氣。

我們回頭一看，我國有些高貴的太太們，丈夫在南京辦公，嫌着南京生活不適意，她單獨住在上海，害得丈夫每星期坐夜車來來去去，恰和這情形相反。

一九三四，一一，八。

羅斯福夫人 慕沙里尼夫人是世界名人夫人中之最喜靜的，還有一位最好動的是赫赫有名的羅斯福夫人。

美國人呼總統太太爲「第一位太太」，羅斯福夫人當第一位太太已經當了兩年了。她的旅行路程打破美國女子的紀錄，在十二個月中走了四萬英里，近又乘飛機在波托利科(Puerto Rico)旅行一次，有六千六百三十八英里的路程，歷來美國第一位太太深居白宮，惟有她不然。她從波托利科回來，席

未暇暖，就在白宮中接見賓客，並且不停的往返於華盛頓紐約之間，旁觀者驚訝不置，而她本人毫不覺奇，她常常乘火車十二小時到一座城市宴會演說，又由火車深夜趕回白宮來，當晚還可以寫上一二百封回信，而且和丈夫一塊兒會客，有成千賓客和她握手談話，並不感覺疲乏。

有一位女記者和他結伴旅行過，知道她有過人的膽識和體力。她常在中美古巴等國旅行，和她們的總統談話，這些國家因貴客從天而降，忙着派警察或武裝兵士迎接和保護，市長也掛上笑臉親身來迎，然而她心裏是不甚高興的，爲的是她性喜調查當地各種情況，不願被這些繁文縟節打斷了興頭。她的膽識我們老早就領教過：當羅斯福就職不久的時候曾一度遇刺，幾乎送掉性命，當時全國爲之震動，政府準備加派武裝警衛，夫人執意不肯，羅斯福聽從了她的意見，仍舊輕車減從在市上出現，人心因之大定。

夫人在鄉村旅行的時候常到竹籬茅舍輕輕敲門，一面低聲向村婦問，「我可以進來嗎？」聲氣十分謙和。她又常常經過人山人海的熱鬧場，仍舊帶着戒指和手錶，這是她和羅斯福總統的定情物。有一次她和同伴經過鄉下，內有一人失足踐踏了睡在地下的豬，豬咄的一聲嗥叫，大家吃了一驚，發出銳呼之聲，夫人祇說了一句「可憐的豬，她受了傷了吧？」這雖是小事，從這裏可看出其個性之鎮靜和仁慈。

又一次她在旅途中看見許多狗，瘦得不成樣兒，她沒頭沒腦向歡迎她的官吏說，「爲什麼這地方的狗都吃不飽呢？」

旅行時她絕對沒有排場，不像中國過去時代軍閥的姨太太小姐出門時動不動帶上幾隻盒子炮。她最喜飛機旅行，每次機身降落及添加機油的時候她從座位裏跳出來吐吐氣，多半是喬裝變服，使人不認識她是全國的第一位夫人，可是在政界混飯吃的朋友誰都精通拍馬之術，老早的打聽得夫人行程，按着鐘點在飛機場恭候，獻花啦，女童子軍排隊致敬啦，官吏們寒暄啦，夫人雖感覺十二分麻煩，可是接待時彬彬有禮。她口中常常說，「謝謝你們，這玫瑰花開得多美麗！」

她向來不生氣，站在強度陽光下攝影決不皺眉，旅途中假使有人在清晨五點鐘向她發出些叨叨絮絮很難解答的問題，她不會露出厭倦之色。美國總統和總統夫人有一件最重要的工作同時又是一件最麻煩的工作就是和接見的賓客們握手，一天握上幾百千把遍，可是她習以爲常而不以爲苦；有時她的手得了閑，還得找上些受傷的孩子，撫摸着他們的頭頂，表示慰問之意。

她最喜參觀熱帶景物，尤其愛看女子浣紗的景緻。上次她在波托利科旅行十三天，在一個星期六的下午回到華盛頓。據她的一位同伴說，鷄聲喔喔時就寢，晨星未收時翻身起來，經過這樣辛苦的旅行，

我們總以為夫人應當休息一下吧，誰知她並不如此：那一天總統親自到車站接她，因為那天正是她們的結婚紀念，總統的母親羅斯福老夫人在白宮候着，那兒有愉快的茶話會，大家送了許多禮物，坐在一塊兒說笑話，長途勞頓的夫人仍舊很高興的參加了。到了下午四點鐘，你們猜她做些什麼？她還興高采烈的跑到播音台演說。以後四十八小時之內，我們替她做了一個短短的起居注；她請了一次客，又和總統同到教堂去，又歡迎她的幼子從寄宿的學校裏回到家來，又舉行星期晚照例的聚餐會，又和醫生商量替她的兒子割治盲腸炎的事體。到了星期一，整天在醫院裏照料兒子開刀。這天晚上，新聞記者請她吃飯，她欣然而去，大家說些俏皮的話，都是以她為對象的，她高興極了，也報之以戲謔之詞。雖然波托利科的陽光把她曬黑了一些，身體倒更結實。有人勸她休息一下，她笑着回答，她不能休息，因為離開了這些日子，事情積壓得很多，而且她的兒子在醫院裏開刀，得天天去探望他。總之，她有一副絕大本領，能忙裏抽閒，而且很安詳很愉快，這是歷來白宮女主人所辦不到的。

她是一個不拘禮節的。有人告訴她，「美國第一位太太是不能自己開汽車的。」她不聽，開車如故。照例，總統夫人常赴茶會，她去是去，可是不愛喝紅茶。她絕不搭架子，和賓客們一塊兒談談笑笑，不重虛偽儀式。她又樂善好施，這些事在茶會中常有機會表現出來。有人請她把最近一年中的經歷扼要宣布

一下，她說，「我對於總統合理的新政策有絕大信仰。我很快樂，因為我也參加了一點力量。」她又有一次對人說，「自然，假使一個女人住在白宮內，社交是不能避免的；可是我所需要的是逍遙自在，如同普通國民一樣。」這件事很難辦到，因為美國人對於第一位太太是極崇敬的，有多少禮節不能免除；當她走到火車站的時候，萬人空巷的注視着她；當她在旅館午餐以前，照例又有玫瑰花丟在她的身旁。

她常常獨自一人游行於紐約市上，起初頗引起注目，後來司空見慣，多少汽油站的侍役常常可以撞見她。今年二月紐約氣溫降到零度下的時候，有一所汽油站遠遠見她駕着科倫比亞區的汽車牌照來了，這樣冷天從華盛頓駕車到紐約來，又沒有緊要事體，恐怕除了她找不出第二人吧。她住在紐約的府邸是東六十五號路第四十九號門牌，不論晝夜，有制服整齊的警察守護着。

每逢天氣晴朗，她往往乘飛機旅行，以圖節省時間。有一次她在白宮招待來賓千餘人，一個個握手寒暄，大家以為她這天閒空極了，誰想到老遠在溫泉「東屋」地方正設着跳舞會等候她，她不露聲色與賓客周旋了一小時之久，悄悄溜出來乘軍用機飛往溫泉去了。她自己暗暗好笑，許多賓客和新聞記者們還以為她在更衣室哩。

除開伊耳哈特先生 (Earhart) 以外，把航空當做尋常的事，而且乘坐的次數格外多，恐怕要推羅

斯福夫人了。一次她所乘飛機在紐瓦克州 (Newark) 機件發生損壞，她所最關心的是受了傷的兩位駕駛員，忙把他們送到醫院，從電話中慰問他們的病狀，一面不斷的送花過去。她喜坐飛機的習慣不是做了第一位太太纔有的，一九三二年羅斯福競選的時候她就常乘飛機爲丈夫奔走，後來進了白宮後她的航空路程扣足了一萬一千九百零二英哩，這次往波托利科旅行，又有二千八百三十六英哩的路程也是用飛機去的。

她今年四十九歲，頭髮還未皤白，當然是一位新式女人，可是不截髮，不吸煙，又迷信着舊宗教，不會擺脫舊式紐約的習慣，不過她對於改革社會組織的觀念是很深刻的。

一九三四，五，二九。

荷蘭女王 荷蘭政府在歐局緊張聲中提出調停之議，荷女王威廉米娜俄然成爲各方所注目的
人物。

威廉米娜今年五十九歲，於一八九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承繼他父親威廉三世的王位，君臨八百五十萬人口，在位已有四十一年。她是歐洲最富的女人，態度嚴肅，崇敬上帝，荷蘭人視之與英國人之視維多利亞女王相等，她的丈夫德國美倫堡王子亨利 (Prince Henry of Mecklenbury) 是個個儻不

凡的人物，從不干預國政。一九三四年亨利逝世後，女王悲悼異常，患有神經衰弱之症。

她是歐洲君主國在位最久的國王。她所受憲法限制少於其它歐陸國的君主們。她在部爾(Borch)戰爭中避免與英國衝突，上次大戰中絕對保持中立，現在又超然於軸心國與民主國之外，所以荷蘭人信任她像信任慈母一樣。

八月上旬，她的女兒裘麗亞娜公主(Princess Juliana)在Baarn地方的Sostdyke宮生下了第二個孩子。事前預備好禮炮，生男孩一百〇一響，女孩五十一響；人民希望是男孩，結果依然是個女孩子。照現在的情形看，荷蘭有三代都是女王當國。

去年九月舉行女王登基四十週年紀念時，屈指一算，她僅僅更換十三次內閣。最後的首相是曾任荷蘭皇家殼牌油公司董事的柯林博士(Hendrikus Colin)，年已七十一歲，是個家財鉅萬，帶有反革命性的老頑固。

荷蘭臥於餓虎(德國)之側，這隻餓虎常向鄰國貫輸國社主義，使之釀成內爭，人人見了害怕。荷蘭東印度擁有六千萬人口及無限富源，却擺在貪狼的利爪下，(日本)人人替她提心弔膽。

柯林是女王的老友，君臣甚為相得，但女王對國政是宸衷獨斷，首相僅處於建言畫策的地位。近幾

月以來，荷蘭發生一世紀以來所未有的政治裂痕，柯林失却了控制天主教的能力而不得天主教支持，內閣便不能在國會壓倒社會民主黨和自由黨反對黨。

內閣之失勢由於『錢在作祟。』女王向來抱着節用主義，爲了希特勒和遠東的兩重威脅，只好忍痛把錢袋子解鬆，叫柯林首相加造三艘新軍艦。說起來也很有限，造艦費約需三千三百萬鎊，可是天主教、社會民主黨和自由反對黨馬上借題發揮，要求政府再撥三百四十萬鎊爲救濟永遠失業者二十五萬人之用。他們振振有詞，『政府有錢擴充軍備，那麼拿出十分之一的錢來救濟失業也是切要的事。』

柯林不以爲然，他以爲：此風萬不可開，否則援例以求，政府將永無拒絕的機會。女王和柯林的意見完全一致。結果，柯林內閣因經濟問題被迫辭職，女王叫他再度組閣失敗，只好勉強地命令天主教樞密院顧問苦林 (Dionysius Koolen) 出而組閣。柯林換上苦林，結果還是失敗。

女王想，『新不如舊，』還是請柯林再試一下。她召集海陸軍領袖和國會要人們開了一次談判，組織一個無黨派色彩的新國家主義的內閣。柯林在議會中聲明，『像我這一把年紀，還想留在驚風駭浪中幹嗎？不過，荷蘭總得有一個政府，假使有人握有國會的真正多數，我馬上退避賢路。』

下院投票的結果，五十五票對二十七票通過不信任內閣案，柯林的新閣真做了『五日京兆』現

在新首相是基爾博士。

女王在東印度擁有廣大的地產和很多的荷蘭銀行及企業上的股票。爲着崇敬上帝的緣故，她常常簽發巨款爲慈善事業之用。她每年一百萬鎊收入有大部是從遠東屬土上來的。她帶着菜籃，騎上腳踏車，菜攤上非常歡迎這位關主顧，因爲她付價總是超過市價十倍或二十倍以上的。但女王對私財雖然很慷慨，對公帑則非常慎重，她根本不相信以國家財力去做救濟事業。

一九三九，九，七。

埃及皇后 去年十月，年少貌美的埃及國王法魯克和他快樂的新娘斐麗達舉行婚禮，國王只有十七歲，新娘比他小一歲。

結婚地點是在一個熱鬧場所。那時全國舉行大宴會，官場置酒歡慶，自係人情之常；可是這位慈祥愷悌的幼主提議把這筆款子捐贈慈善事業，並指定以百分之七十爲當日到開羅的人們免費乘車之用。這還不算，他又施捨了十萬人的飯食。爲着這些平民化舉動，抖然提高了幼主的聲譽，如同他從前所崇拜的愛德華八世一樣；所不同者，愛德華以皇位換得美人，法魯克却是兼而有之。

斐麗達的友人們都知道她是個『花園中的歌者』，她常常哼着她所喜悅的製曲家所製的歌曲。

她在婚期中買了七千鎊嫁奩，內有外衣五十件、裁縫製的上衣、貴重的花邊、珠飾、手繡、絲綢、絲絨、皮貨等。她的內衣由二十五個美國女人做了數星期之久，監製者為僑居埃及四十年的伊洛基安夫人。夫人於十九年前曾為法魯克的母后納絲黎監製嫁奩，翌年又為新娘之母齊拉甫製內衣，她算得埃及宮闈中的兩朝元老。

婚禮的最後一星期，新娘房中堆滿着衣裳和禮物；新郎送給她一頂金冠，是預備在婚禮日戴的；皇太后納絲黎贈給她價值一萬五千鎊的珍珠；法魯克的四個姊妹購買價值二萬鎊的鑲珠純金酒杯二個，這筆賬當然也是皇太后代付的。

英政府知道法魯克性喜獵鴨，贈給他一對獵鎗。法總統勒卜倫贈給他一份茶具，另贈皇后一面四面活動的鏡子。Al Moassant 慈善會贈給幼主一座純銀製的醫院小模型，這所醫院在亞力山大港，內有病房八百間，模型命名曰『福艾德』。這是法魯克父親的名字，係由製作精巧的銀工伊拉克工人所製，長有五尺，置於宮內大理石桌上，內部用燈光照得通明透亮。

關於幼主加冕的問題，去年曾有一番大辯論。埃及人意見分歧：清教徒主張不戴任何王冕，有的主張只有金冕不可帶。結果，法魯克省却了這個手續。

那一星期中，皇室最感興奮的是四個皇族小孩子，她們穿了灰色絨衣努力練習着，她們的職務是在婚禮後迎接新娘走到丈夫的面前。

在埃及貴族中，法魯克單單選中了這位平民式的皇后，有人指爲『不可恕的錯誤；』但是，大家都忠於皇帝的，他們並沒有說及關於朝代會因此縮短的話。

這個國家創始於愛里——一七六九至一八四九——他是阿爾巴尼亞農夫的兒子，由一個煙商的敢死隊副指揮很迅速的造成他的權位。薨逝後，他的兒子伊布勒興僅隔幾個月身死，次子阿巴斯因恨歐洲人刺骨，於一八五四年被害，三子塞德是個『弱者』，在他手裏從福魯林和顧斯金舉債三百萬鎊。

後來輪到塞德的姪兒伊斯麥爾嗣位（一八六三年）國債增至一萬萬鎊，他把蘇彝士地峽糊糊塗塗地賣給狄斯雷李，於是埃及國在外人干涉及英法管理機關下，他變成一個傀儡皇帝，一切大權操之於英法公使之手。但在六個月之內，他突然宣布立憲，貶斥諸臣而自握重權，因此與英法乖離。

一九二二年他的最少子福艾德——便是法魯克的父皇——被英國擁立爲埃及皇帝。六年後，他發展雄才，把埃及造成一個有權威的國家。

這位『世界上最完美的孩子』——新王法魯克，於十五歲時，國會支給他二萬鎊，作爲他第一年在英國的留學費。他帶着埃及的侍衛在英國各地游來游去，到處受人歡迎，呼之爲佛列的王子。當他回到英倫時，常和女孩子們廝混在一塊兒。他原想投入軍官學校，不料他父親患喉病甚劇，卒致不起。原來福艾德早年已是埃及的大地主，曾經沒收過艾丁王子的財產，艾丁以鎗報復，擊中他的咽喉，從此他常患咳嗽，直至去年，終以此病逝。

新后雖常與幼主姊妹們聚在一塊兒，可是幼主始終沒見過她，後來她同她的母親同到倫敦時才得見面。她是具有『英國貌』的女兒，當她聽到訂婚消息時，她說：『我從不知世上有這樣的快樂。』

